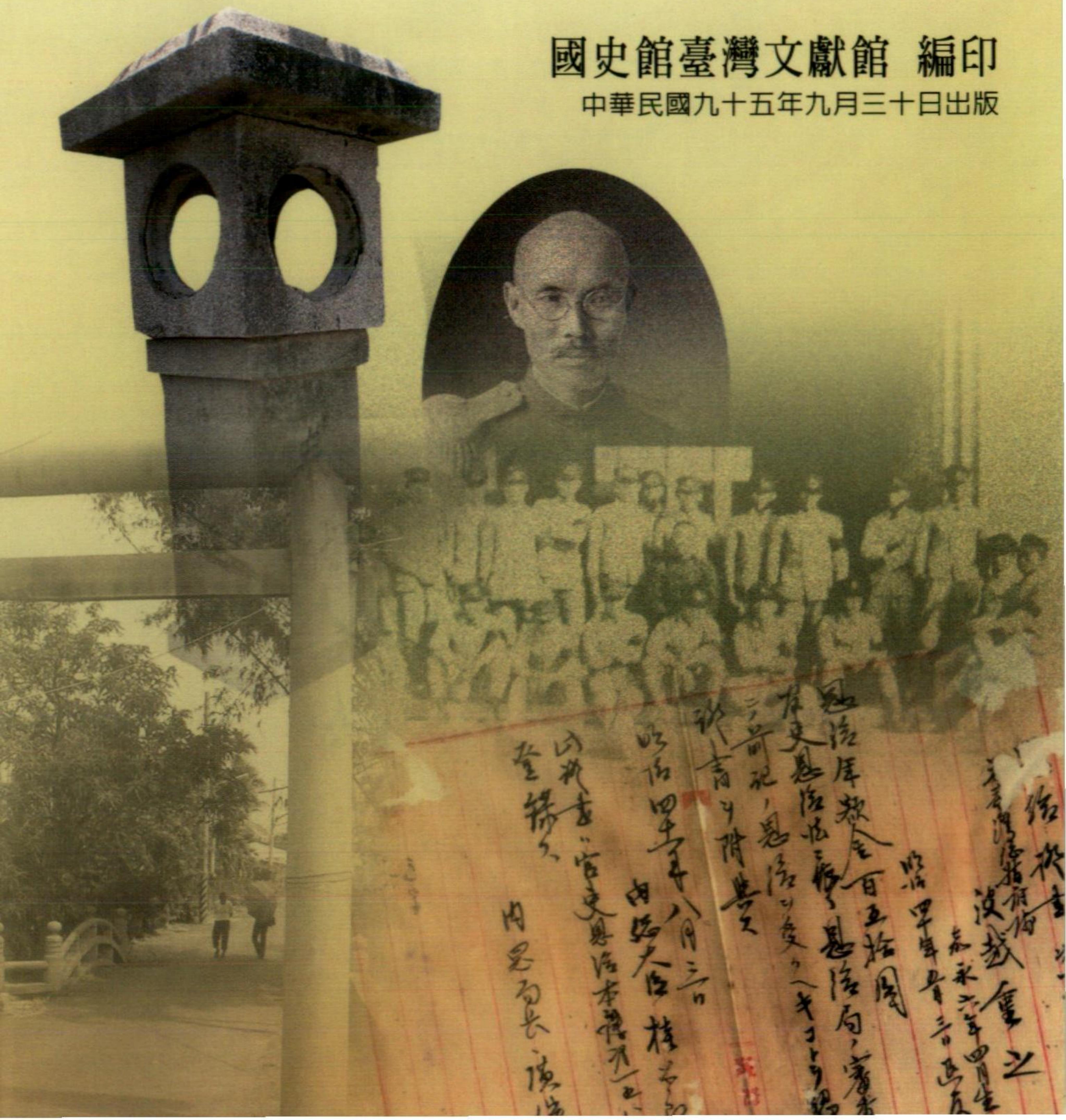


別冊 18

# 臺灣文獻

歷史的 · 鄉土的 · 趣味的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編印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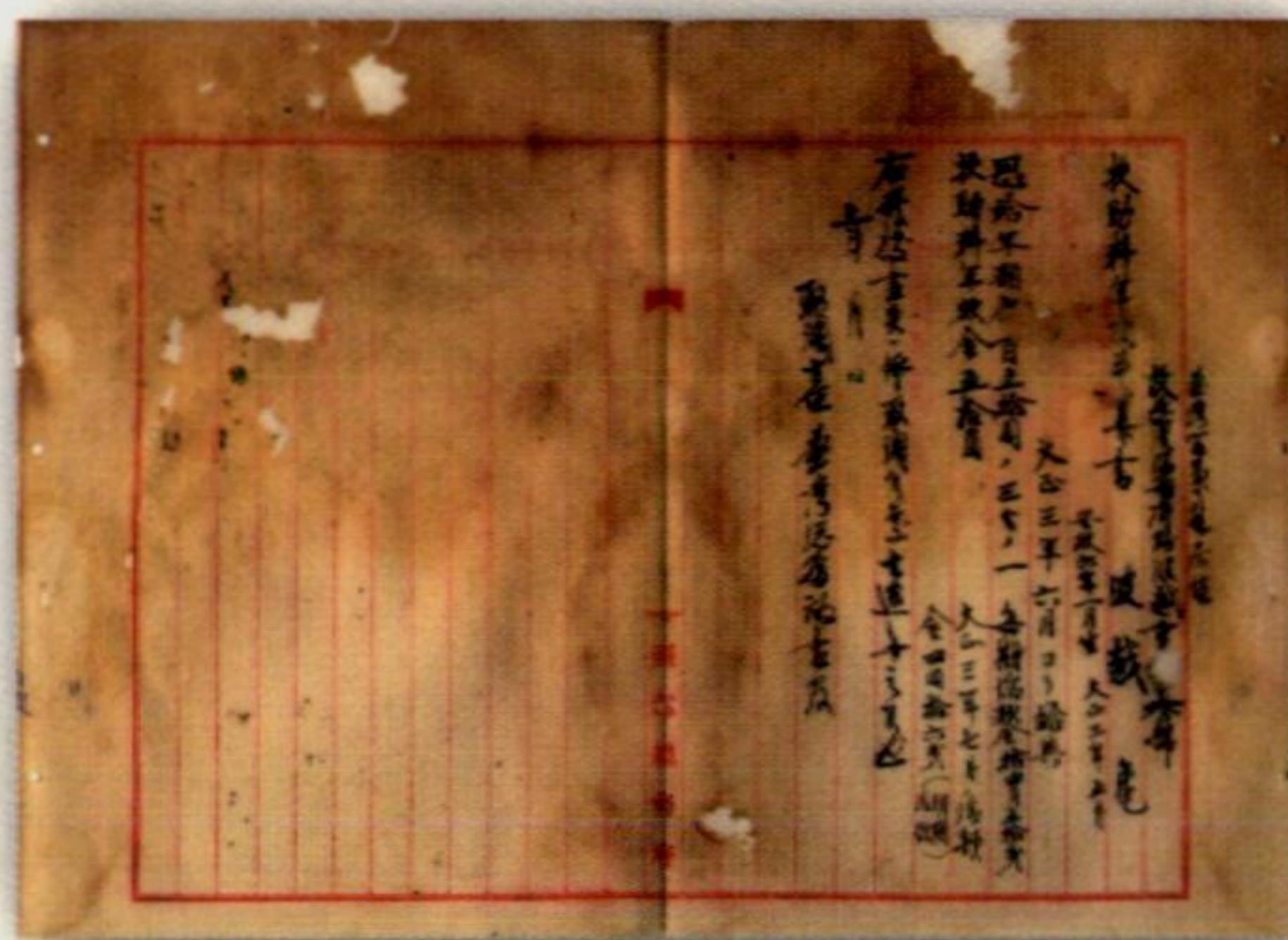


# 臺灣文獻

別冊 18

## 目錄

歷史的 · 鄉土的 · 趣味的



《新竹廳志》  
作者波越重之 2  
文／劉澤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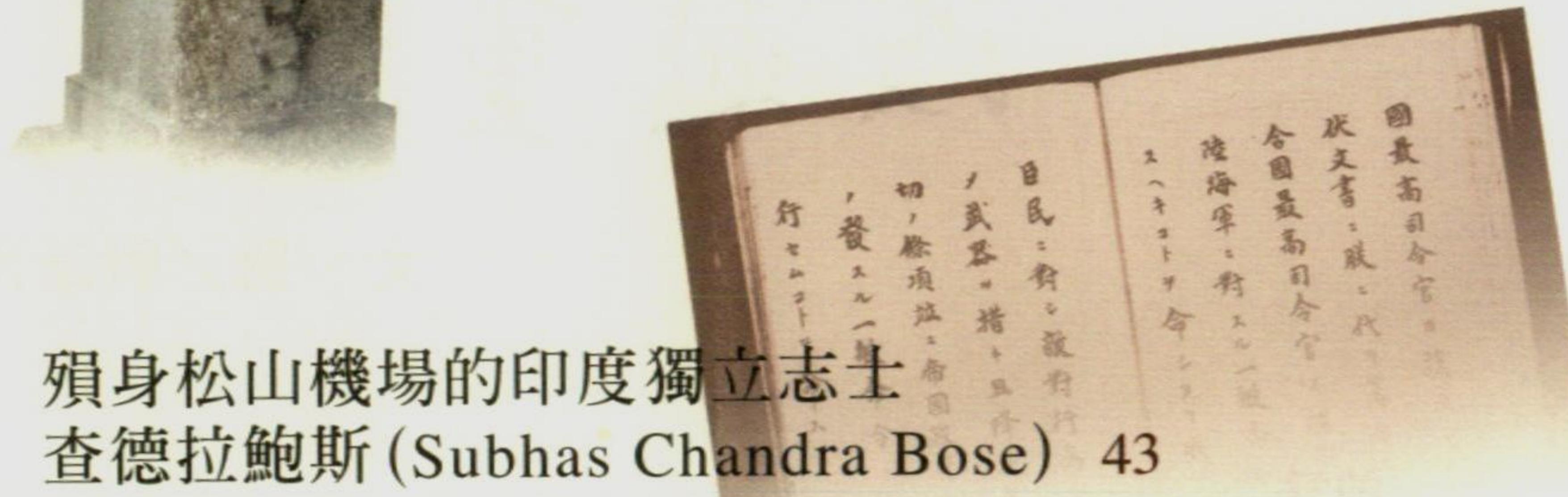


高雄中學校創校經緯 13  
文／吳榮發

佳冬神社 23  
文·圖／蔡誌山

花蓮縣日治時期  
「玉里社」遺跡 35

文・圖／潘繼道



殞身松山機場的印度獨立志士  
查德拉鮑斯 (Subhas Chandra Bose) 43

文／陳文添



繩索繫萬物—  
打索仔 50

文／黃宏森  
圖／邱滿英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典藏服飾文物賞析(六)  
—褡裢 荷包 60

文・圖／鄭惠美



# 《新竹廳志》作者 波越重之

文・圖／劉澤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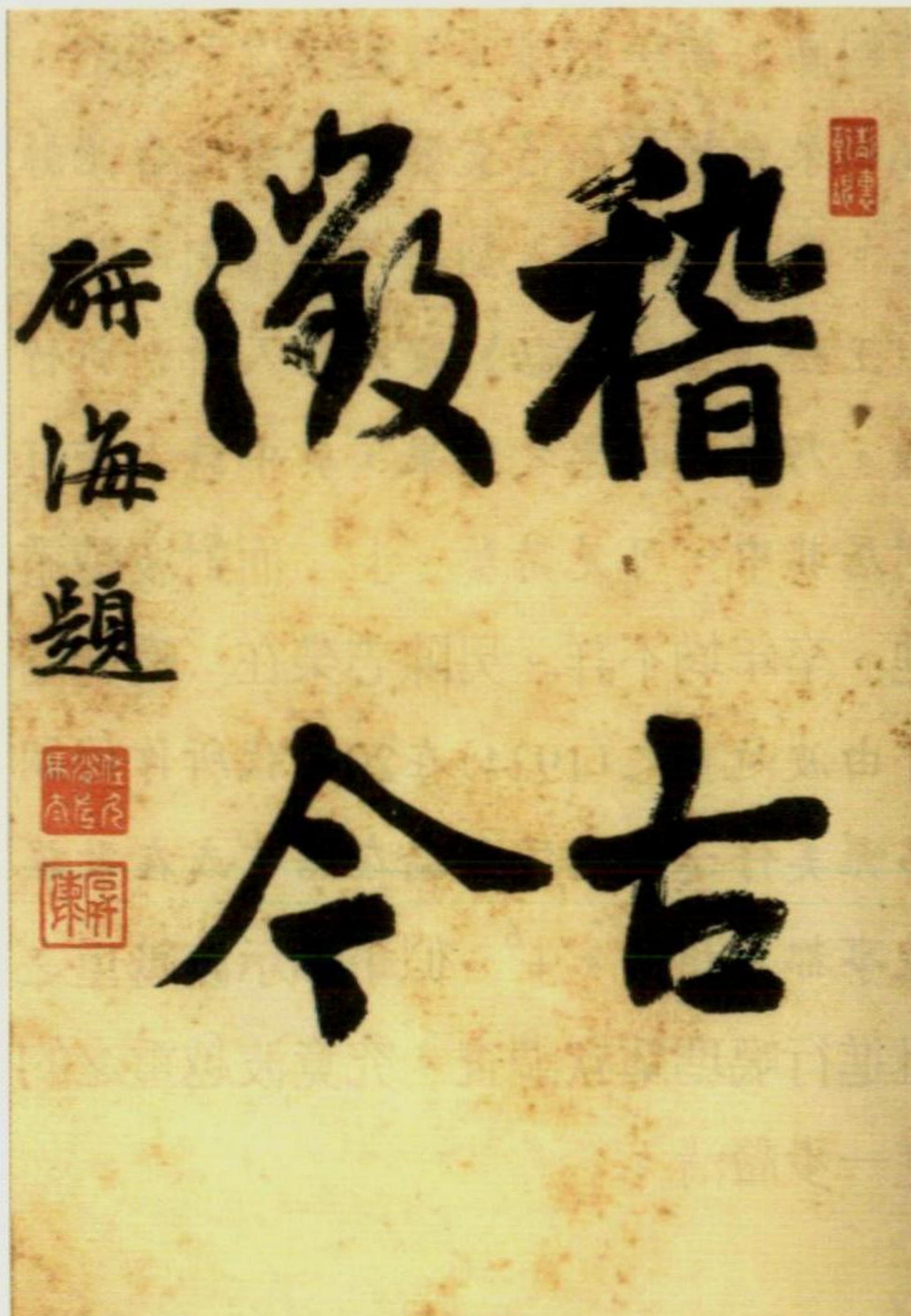
## 前言

筆者對波越重之的認識，主要是從《新竹廳志》得來的。該書是里見義正自擔任新竹廳長<sup>1</sup>，命波越重之傾力編纂，至明治40年排印成書。民政長官祝辰巳<sup>2</sup>稱「其條目約而賅，其體例簡而備，政治之得失、風俗之淳漓，與夫物產之豐嗇，皆歷然如睹，而古之沿革尤表見靡遺。」<sup>3</sup>而後藤新平稱波越重之「固博古士也，夙具史才」。令筆者印象深刻者，是波越重之在該書〈住民の沿革〉，對新竹廳內各地之開發先驅的調查

1 里見義正，文久2年（1862）生，自明治32年（1899）擔任新竹辦務署長，明治34年（1901）改官制，擔任新竹廳長，明治42年（1909）去職，昭和3年（1928）3月27日去世。

2 祝辰巳，臺灣總督府第2任民政長官，明治9年（1876）3月5日生，明治29年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事務官，歷任財務部調查課長兼稅關課長、財務部主計課長、臺灣總督府評議員、民政部主計課長、財務局長兼任專賣局長與殖產局長等。為總督府的有名的財經專家。因頗有治績，1906年年末升任民政長官，繼續掌管台灣民政業務。明治41年（1908）5月卒於任內。

3 民政長官祝辰巳序，見波越重之，《新竹廳志》，（新竹廳總務課，臺灣日日新報社，明治40年），頁128。



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為《新竹廳志》題字。（資料來源：《新竹廳志》。）

非常清楚。筆者撰擬竹南中港社文稿時，向李景陽先生參閱典藏之〈乾隆49年後壠等社總通事馬力全中港社土目茅老吻立批約字〉，發現波越重之在百年前可能亦是參閱該件古文書，而寫下徐明貴於乾隆36年入墾上東興庄、楓樹坑等庄（在今頭份鎮）的開發過程<sup>4</sup>。筆者對於波越重之以日本人的身份，在百年前即能如此善用台灣古文書史料，留下深刻印象。

4 波越重之，《新竹廳志》，新竹廳總務課，明治40年。

再據「全臺詩智慧資料庫」黃美娥撰「波越重之」條載：「波越重之，日人，1896年來台擔任新竹支廳員，續任台北縣囑託、新竹支廳秘書課長。曾與新竹文人劉梅溪、羅炯南共編《新竹廳志》。善詩歌，王松《台陽詩話》提及日人所刊新竹案內中有名士便覽的記載，乃眾人投票之結果，其中詩人僅有三位，而波越重之得以列居其中，可見詩藝。」<sup>5</sup> 而對波越重之之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卒年均不詳。另陳志榮在〈噶瑪蘭人的宗教變遷〉中言：「由波越重之(1924)在20年代所作的調查也可看出，加禮宛與哆囉美仔遠的居民無論在語言或在歌謠中關於族群來源的流傳故事都不相同。」<sup>6</sup> 似乎顯示波越重之在1920年代仍在世，而且進行噶瑪蘭族調查。究竟波越重之的相關生平如何，似有待進一步釐清。

## 波越重之生平

查波越重之，原籍是日本高知縣土佐郡江之口小川淵人，後來搬到德島縣德島市，出身士族，嘉永6年（1853）4月17日生，舊名波越時太郎，有三子一女<sup>7</sup>。在日本國內自明治11年到28年曾擔任高知女子師範學校長、高知縣土佐郡書記、高知

5 <http://cls.admin.yzu.edu.tw/TWP/b/b01.htm>。

6 陳志榮，〈噶瑪蘭人的宗教變遷〉，《平埔族群研究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4年4月。

7 參見《台灣總督府檔案》第2219冊第22件。其三子波越廉平於明治40年來台，歷任宜蘭廳、台北州、台中州技手、台中州產業技師等。

波越重之履歷書<sup>1</sup>，可見其舊名為「時太郎」。（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第9397冊第57件第3張。）

中學校校長、兼任高知師範學校校長、高知尋常中學校長、大阪府雇員、大阪市南區書記、大阪市庶務課長兼學務課長。明治28年7月擔任陸軍省雇員，明治29年因為參加戰爭而獲得瑞寶章。<sup>8</sup>

波越重之與台灣的淵源，是開始於明治29年（1896）擔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屬。全年擔任台北縣屬、新竹支廳內務課秘書科長。明治30年（1897）擔任新竹縣屬、內務部庶務課長，

<sup>8</sup> 《台灣總督府檔案》第9267冊第64件第5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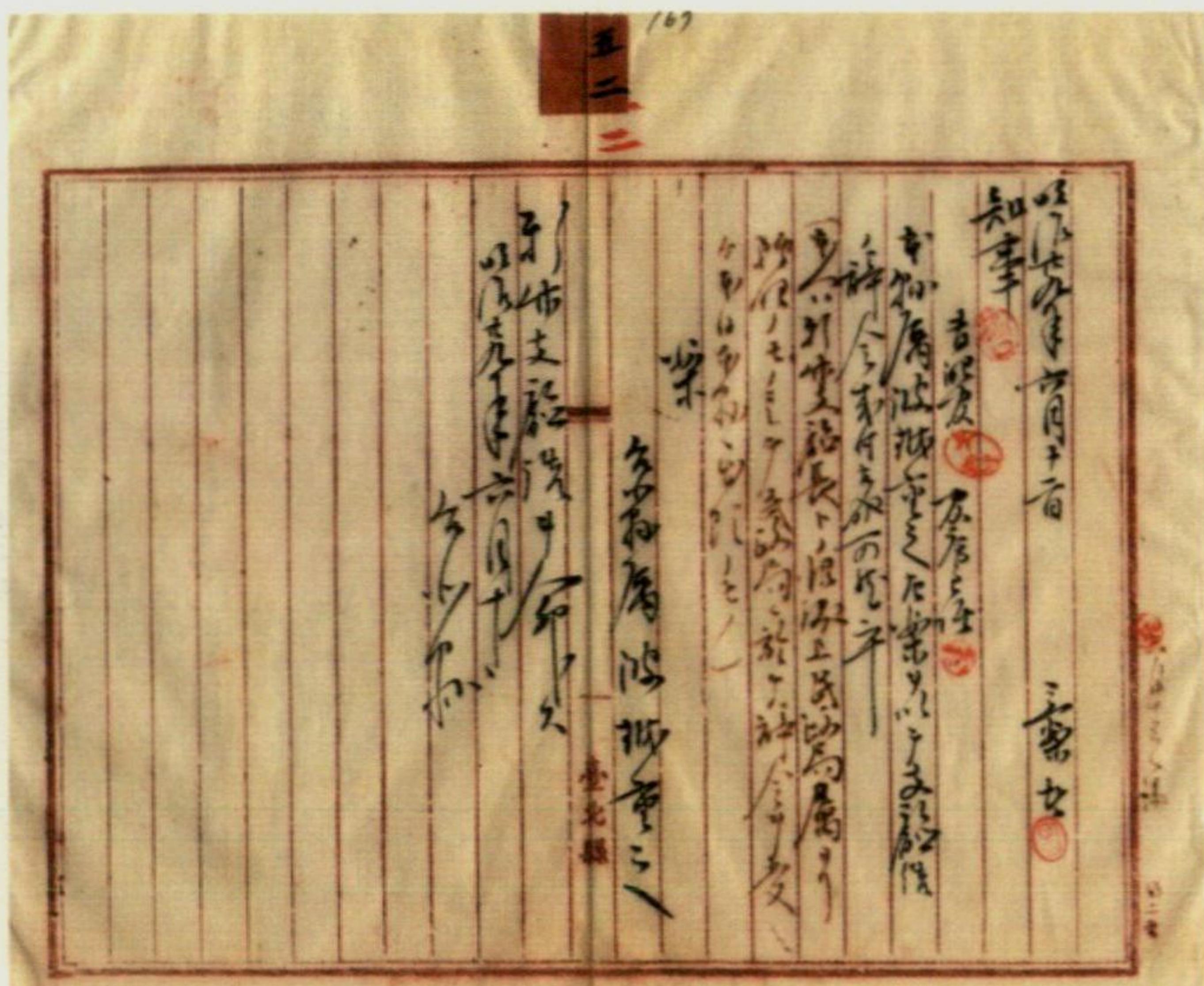


波越重之履歷書2，可見其於明治29年6月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屬。（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第9267冊第64件第7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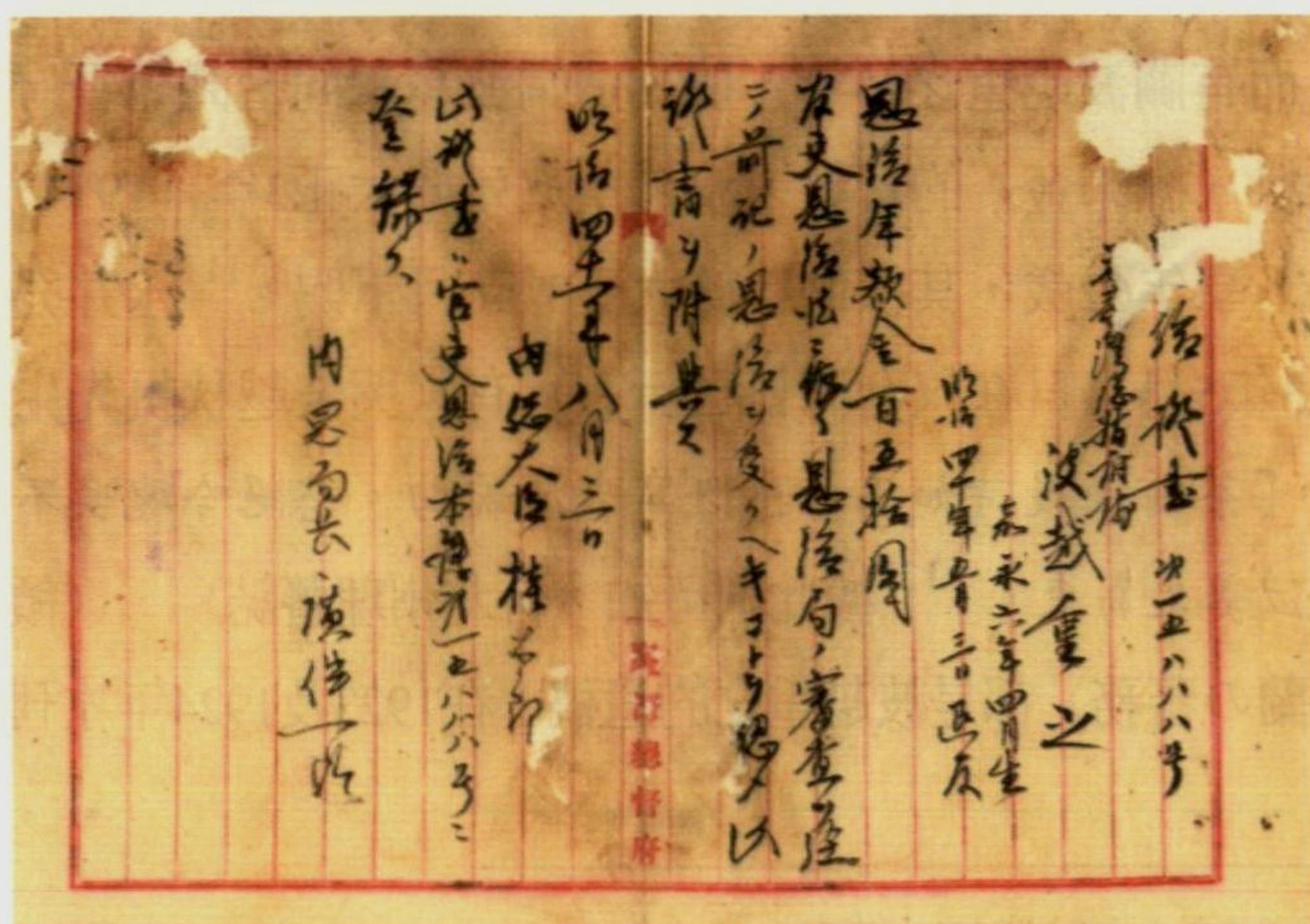
全年去職並轉任台中縣屬，明治31年（1898）擔任台北縣辦務署主記。<sup>9</sup> 明治36年（1903）向新竹廳申請免除官職。<sup>10</sup> 另據《台北州理蕃誌》上編載，該書是波越重之擔任宜蘭廳囑託時所編寫，而且波越重之退官之後亦住在宜蘭，所以可以推測波越重之可能在明治36年以後到宜蘭廳擔任囑託。但在相關檔案查不到波越重之任職的資料，僅知其在明治40年（1907）5月3日退官。

9 《台灣總督府檔案》第9367冊第57件第3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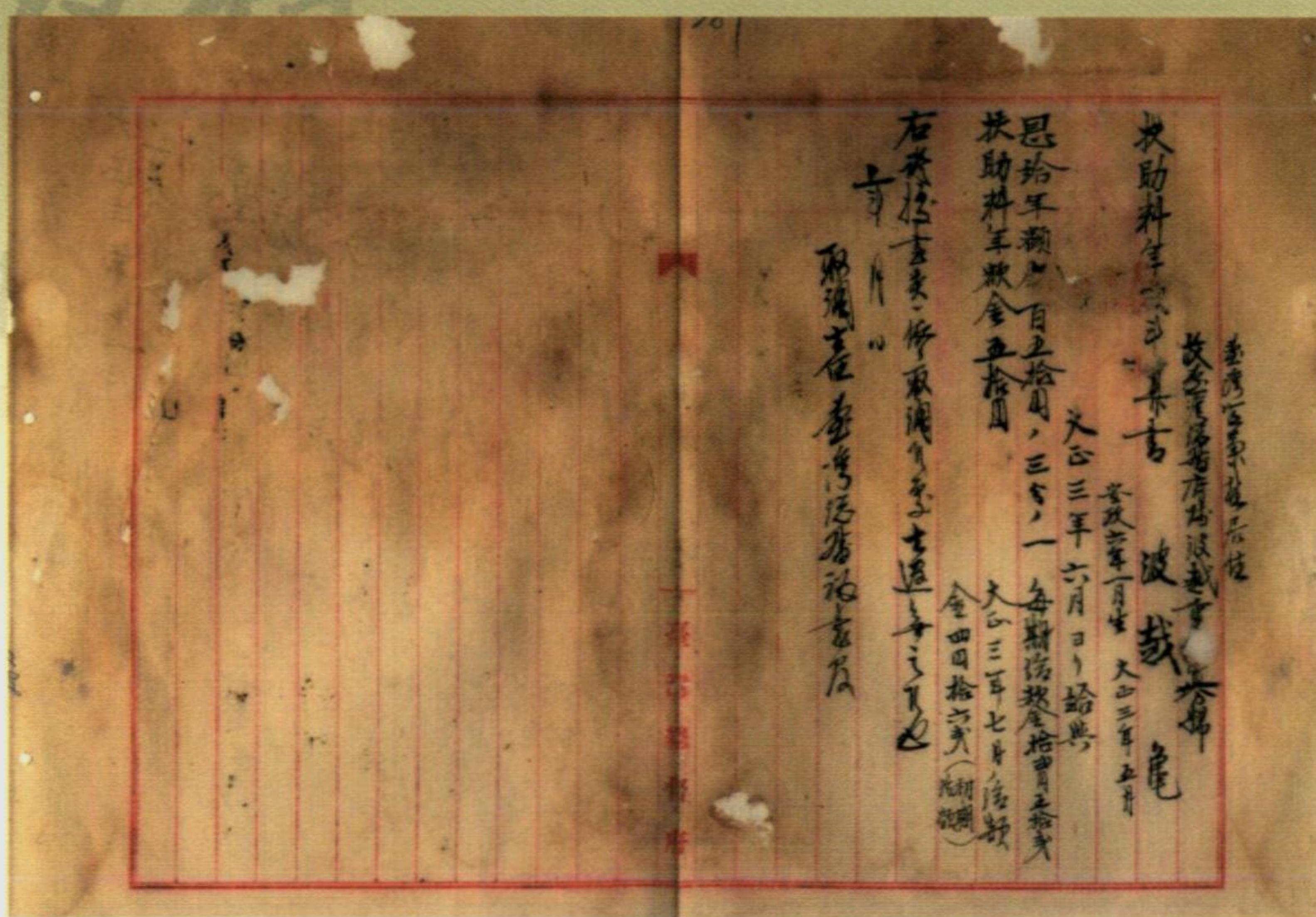
10 《台灣總督府檔案》第914冊第44件。



明治29年6月波越重之被派在新竹支廳服務的人事命令。（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第9258冊第52件第1張。）



波越重之的退休金證書，載明他在明治40年5月3日退官。（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第2219冊第22件第8張。）



波越重之退休金計算書，載明波越重之死於大正3年5月。（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第2219冊第22件第3張。）

而有關波越重之卒年，據其遺孀波越龜向台灣總督府申請扶助料（撫卹金）的資料，波越重之死於大正3年（1914）5月30日，享年62歲，其扶助料於大正3年6月下賜。<sup>11</sup> 永井完久於大正3年5月31日在《台灣日日新報》有〈哭波越秋帆先生詩〉云：「茶前酒後詩如玉。感慨寫來渾婉曲。愁絕吟魂喚不醒。悲風泣奠生芻束。」<sup>12</sup> 據此則可知《台北州理蕃誌》、〈領台前噶瑪蘭の蕃務〉都是波越重之的遺稿，在1923及1924年才刊印。

11 《台灣總督府檔案》第2219冊第22件。

12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3年5月31日第3版。

## 波越重之詩作

從前述波越重之的生平看來，他有相當的學識，所以留下不少著作。除《新竹廳誌》外，尚有《台北州理蕃誌》上編<sup>13</sup>、〈領台前噶瑪蘭の蕃務〉<sup>14</sup>。其《新竹廳誌》於明治40年（1907）付梓，對於新竹地區的區域開發、風俗、民情風土以及典章制度，有完整的記載。《台北州理蕃誌》上編則是依據波越重之舊稿〈宜蘭廳理蕃史〉重加編纂，是有關宜蘭地區原住民重要的史料。而〈領台前噶瑪蘭の蕃務〉記載宜蘭原住民史料，波越重之雖然未能和鳥居龍藏、伊能嘉矩、鹿野忠雄等學者齊名。但在這篇文章中留下宜蘭各族的語言資料，如猴猴族語言資料，在研究族群與語言領域中，有其重要價值與意義。

此外，波越重之的詩作亦佳，在當時日本人就新竹區域票選的詩人有三名<sup>15</sup>，即波越重之與永井完久<sup>16</sup>、王箴盤(石鵬)<sup>17</sup>。波越重之長於作詩，如前引永井完久詩作稱許「茶前酒後詩如玉。感慨寫來渾婉曲」，即喝茶品酒時，所作詩篇如玉

13 參見波越重之，《台北州理蕃誌》上編，（台北：台北州警務部，1923）。

14 波越重之，〈領台前噶瑪蘭の蕃務〉，《台灣時報》1924年4月，頁66～92。

15 王松，《臺陽詩話》，（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48年），頁57。

16 永井完久，字贊石，元治元年（1864）1月22日出生，愛媛縣士族，東京紹成書院普通科、關西法律學校法律科修業。明治30年6月底從基隆登陸台灣，歷任台北縣辦務署主記、新竹廳屬、深坑廳屬，大正3年50歲以神經衰弱原因申請退官。作有〈纏足考〉、〈觀竹城追疫祭詩〉、〈贈松本君利平序〉，有《夢哉空也樓唱和集》行世。

17 王石鵬，字箴盤，號了庵。1877年（光緒3年）生於竹塹，十歲時即以通曉韻語，就教於新竹大儒鄭家珍門下，石鵬與友竹、瑤京三人，並稱「新竹三王」，與竹塹名士謝介石並稱「新竹二石」。參加櫻社，1942年病逝台中。著作頗多，計有《了庵雜錄》、《釋迦佛歌》、《箴盤鐵筆》、《清宮遊記》、《女學揭要》、《台灣三字經》等。

之美。《臺陽詩話》有關波越重之之記載：「波越詩，余不常見，惟得其雜感云：『秋風荊棘海南關，誰唱當年行路難？夜半豺狼聲咫尺，一痕霜月渡前灣』。拂曉入九芎林街云：『四更雞唱破霪霖，爽氣侵衣轉覺森。杖底雲開疑拂曉，一弦月掛九芎林』。又有田家雜興云：『田家八月幽風景，牛背斜陽一笛秋』；二句亦佳。」波越重之除前述詩句，筆者在《臺灣日日新報》發現波越重之之〈四月十一日喪母黯然記哀〉四首<sup>18</sup>：

春風哭向杜鵑天，淚灑慈恩五九年；  
遺訓慇懃言在耳，殘櫻花底枕兒眠。  
風梅落地笛聲橫，夜雨空山何限倩；  
愁絕慈容呼不答，兒孫侍柩到天明。  
柳咽花顰渭水隈，傷心不耐暮曛催；  
身離故國方千里，何處春山葬母來。  
萬斛淚珠衣上紛，哀簫吹入暮天雲；  
鳥啼花落春蕭寂，誰掃峨嵋山下墳。

波越重之人在台灣，知悉故國母親逝世，未能親視含殮，只能聞訃奔喪，回想慈母「殘櫻花底枕兒眠」，更增「身離故國方千里，何處春山葬母來」之感慨。羅秀蕙評此詩：「悽愴

18 此詩見於《台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5月22日及5月30日，署名波越春帆。

動人，我聞此語心骨悲。…持此何堪卒讀，同情之淚，更不禁泉湧也。」

## 結語

波越重之44歲始到台灣，55歲退官，62歲逝世。其公務生涯不長亦不輝煌，只擔任囑託（約相當於約聘人員）、科長、課長。但其長留於人心者，是其與詩句、與文人之交往及記載台灣事情之著作。波越重之頗能知人愛才，知道劉景平<sup>19</sup>，穎異嗜學，乃延攬修纂新竹廳誌；劉景平去世，波越重之親到其墓奠祭，鄭十洲<sup>20</sup>（學瀛）詩云：「墓門老友酒頻傾，一滴曾無到九京？泉下應添知己淚，感公生死見交情。」可見波越重之與其交往之深。

波越重之生平已如前述，另值得一提者是波越重之的字號，除前述舊名爲波越時太郎外，從其《台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5月22日及5月30日〈四月十一日喪母黯然記哀〉四首，署名波越春帆，驗證波越重之之戶籍資料明白記載母親波越貞「明治40年四月11日午後4時死亡」，「波越春帆」當爲波越重之的別名。另再從永井完久（鼇石）〈哭波越秋帆先生詩〉，如

19 劉景平，字梅溪，爲高敬修門下，與鄭登瀛、羅炯南合稱「高門三傑」。劉景平職業爲醫生，於明治34年創設「新竹醫生會」，擔任會長。明治36年1月23日去世，得年29。

20 鄭登瀛(1873~1932)，字十洲，號竹溪詩逸，新竹進士鄭用錫之曾孫，少與劉景平（梅溪）、羅百祿（炯南）從高敬修學，時稱「高門三傑」。1967年其婿羅啓源蒐集遺作付梓，名爲《鄭十洲先生遺稿》。參見《台灣歷史辭典》。

非排版錯誤，波越重之晚年似又名波越秋帆。而《新竹廳志》館森鴻<sup>21</sup>的〈後序〉稱「波越重之」為「波越子肅」，是則「子肅」可能為波越重之的另一個字號。在日日新報上另有「大波春帆」者，亦有諸多詩篇與和歌刊載其中，其詩作絕大部分均刊載於大正3年以前，僅一首〈送友人赴花蓮港〉詩刊載於大正4年1月6日，未悉此一「大波春帆」是否為「波越重之（春帆）」另一別稱，如果是其別號，則波越重之的詩作當為數不少，非僅王松《臺陽詩話》所見的三首，但此仍有待進一步資料釐清。

（劉澤民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專門委員）

21 館森鴻，號袖海，即館森萬平，文久3年出生，仙台縣人。明治28年（1895）6月與木村匡渡海抵台，曾在台灣總督府服務7年4個月，大正6年（1917）返回日本，在台灣長達23年。著有《史鑑》、《先正傳》等書，與尾崎秀真編有《烏松閣唱和集》。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0年1月1日第3版及《臺灣總督府檔案》第416冊第16件、第2578冊第9件。



# 高雄中學校創校經緯

文・圖／吳榮發

## 一、創立背景

日治初期，臺灣的初等與中等教育都建築在民族歧視、差別待遇上。中等教育大多為方便日本人子弟升學進修而設，臺籍學生根本不得其門而入，富豪之家希望子弟接受更高的教育，唯有送到日本內地留學一途。

在臺日本人中學校始於1898年(明治31年)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小學校)」增設的「尋常中學科」，修業年限五年。1899年改「尋常中學校」為「中學科」，1902年再改「中學科」為「中學部」。日俄戰爭(1904～1905年)後，日本成為世界級的強國，民族自信心大增，開始實施六年義務教育。1907年，在臺日人的中學適齡子弟比之前設中學科時增加了八倍多，當年5月總督府便公佈《中學校官制》和《中學校規則》，並創設「臺灣總督府中學校」(今建國中學)。1914年(大正3年)總督府改「中學校」為「臺北中學校」，並增設「臺

南中學校」。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民族運動風潮驟興，林獻堂等人發起籌設臺灣人中學校運動。1915年，總督府基於「討伐蕃族事業」的大戰略考量，准許臺灣士紳們的要求，設立了由臺灣人捐資、總督府設立的公立「臺中中學校」（今臺中一中），專門招收臺灣人就讀。

1920年以前，在臺日本小學生的就學率已經高達97.96%，許多日本家長強烈希望子弟能夠繼續在臺升學。總督府於1919年1月4日公佈《臺灣教育令》，確立各級教育體系，其宗旨在於普及國語（日語）教育，企圖同化臺灣人成為日本帝國的順臣良民。

1920年總督府實施地方制度改革，全臺設置五州二廳，原先隸屬於總督府的中學校在第二年均改成各州管轄，成為州立中學校，所需經費除教職員薪俸由國庫支應外，其餘都由州、廳負擔。1922年（大正11年）2月，田健治郎總督頒布新的《臺灣教育令》，形式上廢除日臺差別教育，中學校以上實施「內（日）臺共學」，進一步落實同化政策與內地延長主義。當年全臺一口氣增設了五所中學校，包含臺北第二中學校（今臺北市立成功高中）、新竹中學校、臺中第二中學校（今臺中二中）、臺南第二中學校（今臺南一中）和高雄中學校。

當時的中學校教育始終採取兩個傳統，除了男女絕對分校分學外，日、臺籍學生也分別集中在特定的中學就讀，高雄中學校就屬於日籍學生佔絕大優勢的中學校。

## 二、擇地爭議

1920年9月1日，總督府重新調整台灣地方行政區劃，將原先阿猴(屏東)廳的大部分、臺南廳的一部分和澎湖廳全區都併入「高雄州」，州廳設在高雄街，同時改「打狗」為「高雄」。高雄州協議會依據教育普及和地方自行籌措經費的大原則，提議籌設中等學校，「高雄中學校」設校案經總督府同意後開始籌劃。

設中學校可帶動地方繁榮，既方便子弟就學，又可省下通學費用，高雄州下各街庄莫不引領企盼，積極爭取的有屏東、潮州、左營、苓雅寮、鳳山，紛紛表態要獻地、捐款，展現極大的意願。1920年要廢阿猴廳時，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曾經允諾地方紳民，將來會在屏東設立農林學校或中學校，故高雄州立中學校原本預定以閒置的阿猴舊廳舍(位於屏東街)作為校址。不料阿猴廳舍竟然在1921年10月22日晚上，被借住於此的原住民點火不慎引發了火災，所有建築在兩、三個小時內都化為烏有。

這起意外，使中學校設在屏東的計畫出現極大轉變。火災事件後第五天，高雄州協議會討論設校經費籌措時，屏東街代表認從風土氣候、衛生狀況來看，屏東是最適當的設校地點，街長石丸長城更強烈表達，若要屏東街幫忙出錢，則學校非設此不可。鳳山街長及鳳山郡各庄也發起連署向州政府請願，希望把鳳山街的清代「鳳儀書院」稍事整修，即可作為學校之用，

如果鳳儀書院不合適，也可以提供陸軍公墓四甲多的土地建校。就在屏東、鳳山動作頻頻之際，10月27日高雄州教育課官員已經悄悄的在高雄街檢視幾個可能設校的據點，並預估整體經費需要三十萬圓。高雄中學校設校地點，已然底定了。當時州政府面對屏東、鳳山官民接續的請願動作，僅能以「慎重調查後再作決定設校」來敷衍。

### 三、擇定三塊厝的原因

州政府面對屏東街、鳳山街強大的民意壓力，最後選定高雄街三塊厝作為中學校設校地點，主要考量有四點。第一，自從1908年縱貫鐵路完工、打狗港開始興築後，打狗展現蓄勢初發的新興氣象，未來將是高屏平原的主要動能所在。第二，三塊厝的地理位置剛好介於打狗市區到鳳山街的中點。第三，高雄街附近適齡的日人中學生較多，需要通學的人數也比屏東要少許多。第四，公共衛生條件最優。

日治初期，來臺日人迭遭傳染病侵襲而病故，日本移民對臺灣惡劣的風土環境產生極大的心理恐懼。1898年後藤新平(1857~1929)擔任民政長官後，積極改善公共衛生，建構現代醫療體系等。高雄中學校主要提供日人子弟就讀，衛生安全自然成為影響選擇設校地點的主因。當時屏東郡的衛生狀況雖然不錯，傳染病患也少，不過醫師極為缺乏，嬰孩死亡率普遍偏高。

高雄州政府為了慎重其事，派了土木課長、地理系(股)長召集相關官員紛赴州內各處調查。根據臺灣日日新報載：由於之前屏東、鳳山居民經常罹患瘧疾等傳染病，政府特地命「公醫」到各地抽驗居民的血清，結果高雄街「三塊厝」住民的血清絕少瘧疾病源反應。又根據1916～1920年衛生當局的統計，三塊厝與鄰近的「大港」(今火車站附近)居民的死亡率最低，出生率則高於其他地方。高雄州政府以衛生安全的考量，採取科學方法，選擇了當時還是一片田園、漁塭，而人煙稀少的三塊厝、大港做為設校地點。為了營造更佳的學校環境，州政府藉此改善三塊厝的環境衛生工程，調查當地居民的健康狀況。為了阻遏瘧疾滋生，還鋪設自來水管線，整建排水系統，把附近的污水池、豬糞池和校地內六座殘存的魚塭都填平了。

#### 四、籌備工作

由於高雄州僅設置一所中學校，輿論希望落實「內臺共學」制，必須廢除差別對待，完全一視同仁。依規定設校經費由州下各郡街庄民募集，有些是以戶稅為度來分攤，曾經一度出現募款障礙的屏東街部分，也都獲得圓滿解決。1921年的募款額度三萬圓，1922年為八萬元，其中高雄街募得三萬二千圓，鳳山街一萬二千圓，屏東街一萬零六百元。其他旗山、岡山、東港、潮州、馬公也都捐款數千圓不等。

1922年(大正11年)2月13日上午9點，舉行建校動土典禮。



圖一/創建於1922年的高雄中學，校舍由南向北呈直線排列，校門前為荒野田園，大樹成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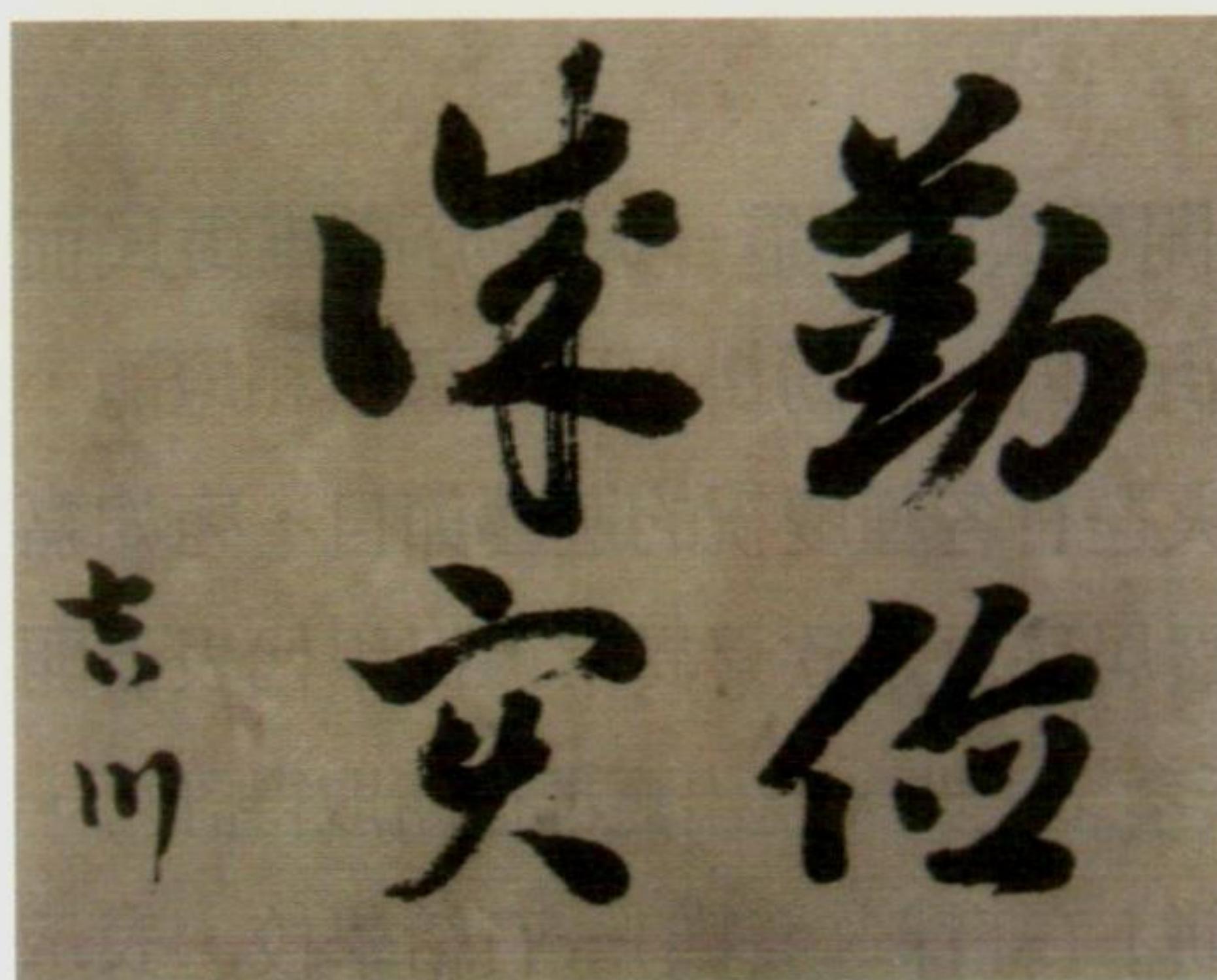
圖二/高雄中學校校旗，校徽為「高中」二字。

(圖一、圖二)典禮先由高雄神社神官施行法會、祈福唸祝，接著州知事富島元治致詞後，各官員依序按照日本傳統禮俗奉獻玉串，典禮在衆人喝過祭酒後結束。3月10日，州政府發布招生公告，預計招收新生一百人，考試時間

為4月1、2日兩天，考試場所在「高雄第一尋常高等小學」(今鼓山國小)。應考資格為：(1)尋常小學校畢業者(包含今年三月



圖三/首任高雄中學校長 吉川祐武，愛知縣名古屋人，1909年東京帝國大學文科畢業，官位正七位，曾任臺灣公立中學校教師兼公立中學校校長。1931年8月離職，改任臺中一中校長



圖四/吉川校長素愛書道，「勤儉誠實」四字，筆勢雄渾遒勁

畢業者)，(2)通過國語、算數、日本歷史、地理、理科測驗，具有尋常小學畢業程度者，(3)修業六年的公學校畢業者(包含今年三月畢業者)。考試科目包含國語、算數、地理、理科四種學科，另外，第二天11時以後還要加考日本歷史，以及口試、身體檢查。

4月12日，高雄州發布學校人事命令(4月1日生效)，任命吉川祐戒擔任高雄中學校校長。(圖三、四)4月15日公佈錄取名單，一百名新生(圖五)中日本人佔65名，台灣生35名，屏東郡考上17位(小學生12位、公學生5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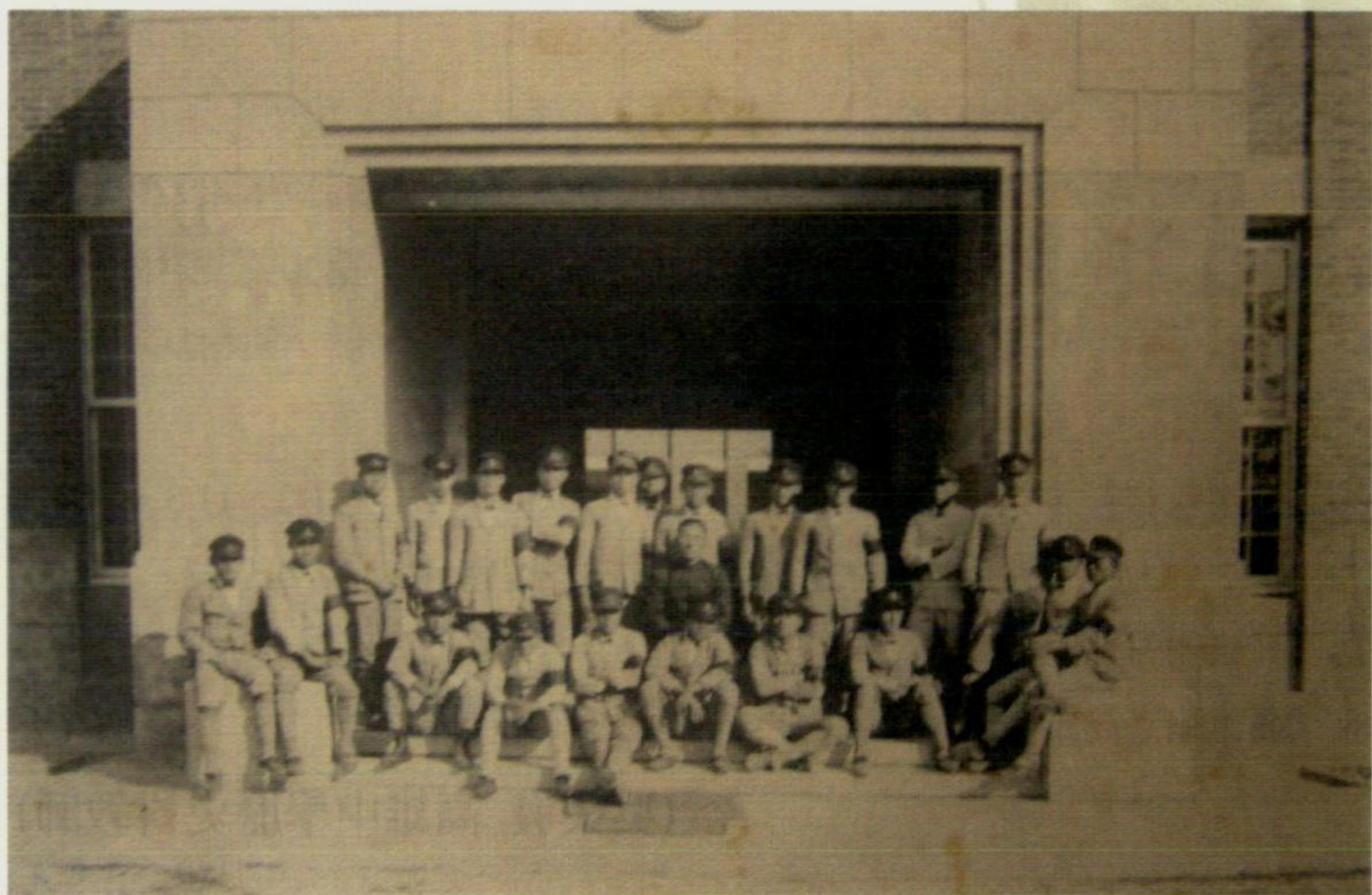


圖五/高雄中學的正式校服

州政府在當年7月27日才以州令第13號公告〈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學則〉，做為高雄中學校運作的準則。

## 五、開學典禮

大正11年5月1日舉行開學典禮，這一天對於高雄街民而言意義非凡。當天，高雄街各町，紛紛掛上日本國旗和燈籠，晚上提燈籠遊行、施放煙火還有各種慶祝的遊藝節目，宛如嘉年華會。學校當地的三塊厝居民更是欣喜異常，保甲代表潘開市、王網臣、孫水老、黃天孝、王典，向州廳郡役所取得許可，自發性地提供許多「紅白餅」(紅粿、發糕)一石給學校，表示歡迎慶賀之意。



圖六/第一屆東組生與校長在校門玄關前合影

上午9點半正式舉行開學典禮。高雄州各界代表與士紳齊聚典禮會場，氣氛十分熱鬧，因為前一晚下了一整夜的雨，空中散發著清新的土味和淡淡的草香，環境顯得格外舒適宜人。典禮由吉川校長主持，全體高唱國歌，校長宣讀天皇頒布的《教育敕語》後，各級長官、家長代表上臺致賀詞，在學生代表致答詞後，全體來賓一同共進午餐，至12點散會。

第一年，興建第一棟四間校舍，樓上兩間作為教室(一百位新生分成東、西兩組)，(圖六)樓下兩間分別作為辦公室和值(夜)班室。創校初始，暫借湊町(今鼓山渡船場附近)民居作為師生宿舍。由於學校附近多屬原野地，尚未納入都市規劃，道路狹窄坎坷險惡，師生到校都倍感辛苦。

## 參考資料

1. 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2年。
2. 加藤春城等，〈臺灣教育沿革誌〉，臺灣教育會，昭和14年。
3. 素水生，〈高雄中學校の懷古〉，《高雄州時報》，第30號，昭和8年。
4. 〈高雄中學校卒業證書授與式〉，《高雄時報》，第7號，昭和2年。
5.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11年2/13、2/15、3/25、5/2。
6. 《臺南新報》，大正10年10/26、10/29、10/30、11/1、11/2、11/3、11/4、  
11/12、11/13。大正11年3/29、3/30、3/31、4/1、4/2、4/30、5/2。
7. 《高雄州報》第189號、201號、235號。
8. 《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一覽表》，昭和13年7月1日。

(吳榮發 高雄中學歷史科教師)

# 佳冬神社

文·圖／蔡誌山



從明治30年（1897）1月，日本在臺南將奉祀鄭成功的延平郡王祠改名為列縣社級「開山神社」，台灣總督府陸續在全台各地建造神社。尤其1930年代起，因日華衝突日漸擴大，時局緊迫，促使總督府相繼推展「皇民化」運動，提出「國有神社、家有神棚」、「一街庄一社」等口號，廣建神社以期達到宣揚日本政教合一，並禁止台灣人民祭拜固有的神佛及祖先的目標，佳冬神社即在此背景下應機而建。

按日本所稱的「神社」必須具備有「神殿、拜殿、社務所、手水舍、鳥居及其他祭典必備的設施」，而神社又按等級分官幣社、國幣社、縣社、鄉社、無格社，及未列社格的護國神社和建功神社。如台灣神社為官幣大社、臺南神社為官幣中社，新竹神社、台中神社、嘉義神社為國幣小社，宜蘭神社、高雄神社、阿緱神社、基隆神社、澎湖神社、開山神社、台東神社、花蓮港神社等是縣社，潮州神社、東港神社、岡山神社、北港

神社、新營神社、清水神社、員林神社等是鄉社，佳冬神社、里港神社、旗山神社、恆春神社、新化神社等是無格社。神社下還有隸屬的攝末社，皆是規模很小的神社，攝社為不論祭神從屬關係，神社的籍貫隸屬於他神社，而接受他神社管理。末社則為與本社的祭神有本末關係而隸屬於本社管理者。如曾文神社末社六甲神社、斗六神社末社古坑神社等。而「社」的定義是「非屬於神社，但祭祀有神祇，供公眾參拜的建物」。如金瓜石社、淡水稻荷社、蘇澳金刀比羅社、月眉社、溪洲社、鵝鸞鼻社、太麻里祠、馬武窟祠等。



圖一

當你走台17線沿海公路，經過林邊、佳冬後，在快出佳冬鄉靠近佳冬農校前的汽車招呼站時，往左看可以看見一間廟宇，那是祭拜媽祖的天后宮，在廟庭前可以看見一座粗壯的鳥居〈圖一〉，順著鳥居

進去，就是佳冬神社遺址了。

佳冬神社建於日本昭和十一年（1936年），於四月十三日舉行鎮座大典，祭祀「天照皇大神」一座，「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等合為一座，「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一座，計三座。位於東港郡下的佳冬庄，屬「無格社」。當年建造的總工程費為九千八百圓日幣。早一年完成的東港神社則花費了三萬二千圓，該神社的例祭日乃訂於每年11月3日，該日為明治天皇生日。天照皇大神是太陽神為女神，是日本天皇的祖先。神武天皇在公元前607年東征各部落而至大和立國，是為第一代天皇，代代相傳，目前的平成天皇是第125代。而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等是日本古籍《古事紀》、《日本書記》中的開拓三神或稱為造化三神。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則是征台時的近衛師團長，他生於1847年，翌年被仁孝天皇收為養子，稱為「滿宮」，1858年天皇下詔列為親王，賜名「能久」，稱為「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能久親王赴德國普魯士軍校留學，返國累升至陸軍中將近衛師團長，1895年征台攻下台南一周後，日本政府突然宣佈他于十月二十八日因瘧疾死于臺南，享年四十九。這是日本皇族第一次在海外陣亡，所以為紀念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特別在台北圓山建立一座約16000坪之「台灣神社」（位在今日圓山大飯店），其內供奉能久親王之牌位。為讓台北城的民衆容易參訪台灣神社，並特別建立一座「明治橋」（今日的中山橋，中山北路跨基隆

河，銜接圓山)，並以其死亡的十月二十八日為臺灣祭日，全台放假一天。日本治台50年，全台興建204座神社，主要祭祀能久親王的神社就有108座。佳冬神社就是其中之一。

佳冬神社的規模，鳥居四座，由外往內漸小，拱橋一座，兩旁石燈，手水舍一座，狛犬一對，拜殿一座，正殿一座，祭器庫一座，社務所一座。現在有些已被破壞，但在屏東縣的神社中，算是保存的最多的。經實地查訪並加以丈量，從最外面的鳥居起到最裡面的神域圍籬約長140公尺，門口的鳥居高約5.2公尺寬約4.5公尺，屬於神明式的鳥居，目前還非常完好，圓柱子的直徑有40公分粗，是用鋼筋水泥外洗石子的材質。進去約9公尺就是洗石子的拱橋〈圖二〉，橋呈「北」字型，橋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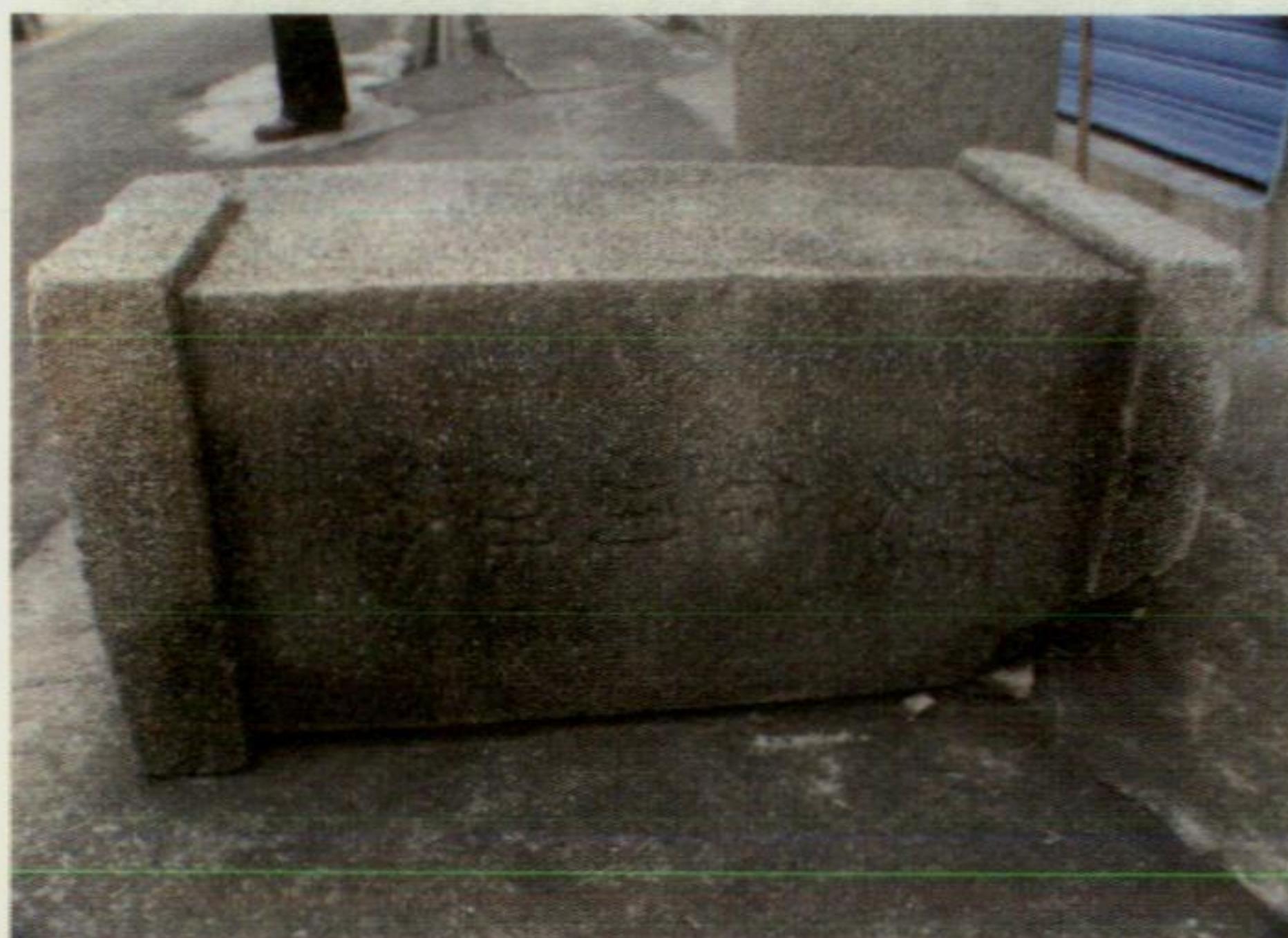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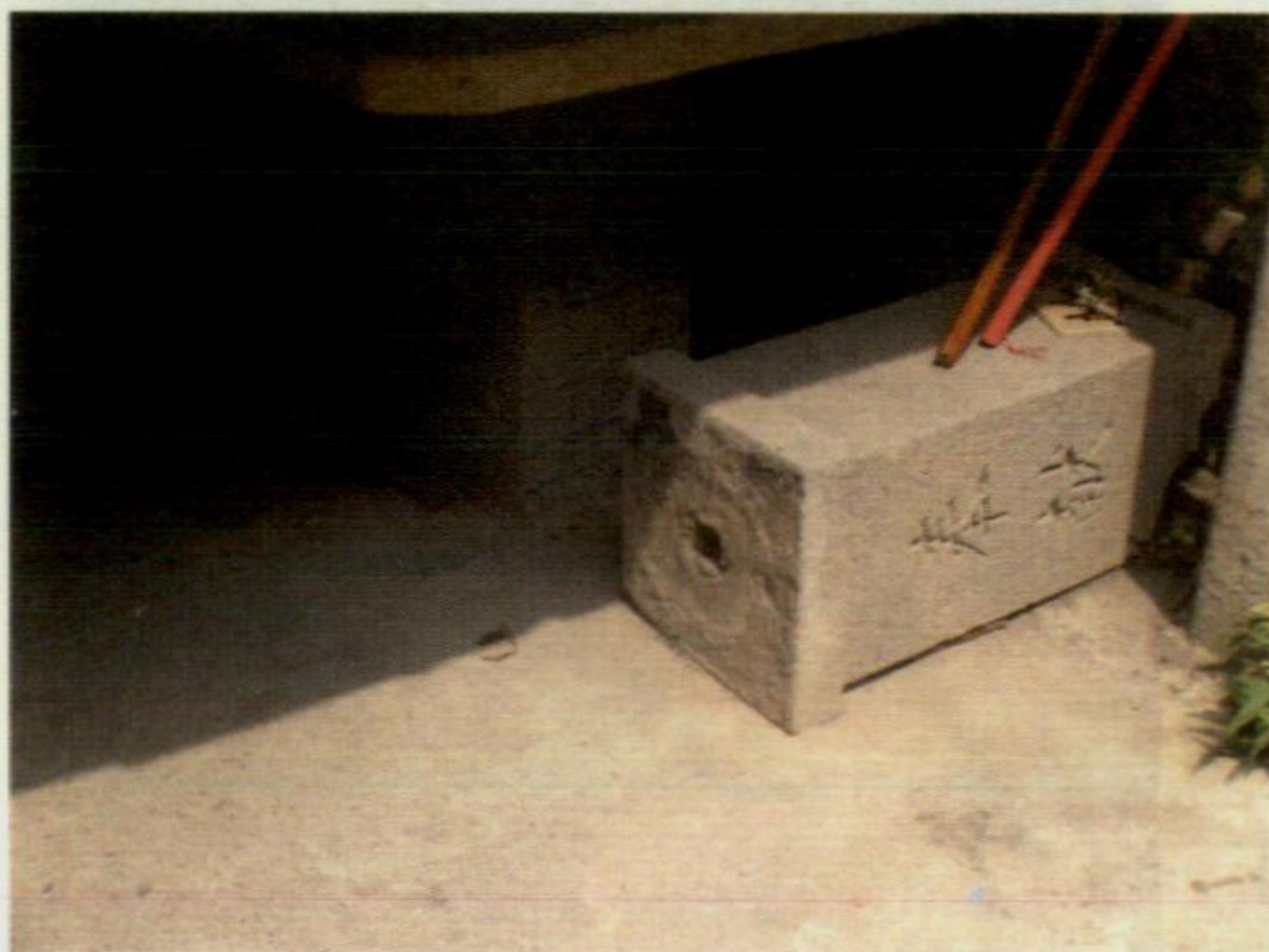
520公分寬340公分，橋面完好，橋畔的寶珠柱（桃型裝飾）原八個有一個已不見。從鳥居一直到正殿，成一直線，以指北針測方向，神社乃座北北西朝向南南東方向，概略之乃座北朝南，這也是在台灣大多數的神社走向，因為日本位於台灣的北方，有南面而王的意思。

接下來路的兩邊定點的石燈位置，路寬約545公分，兩兩石燈相鄰的距離約512公分，石燈的底座大約60公分見方，高約65

公分、長寬各30公分，現在現場還殘留四座。上面的石燈基座鐫刻奉獻者姓名及單位名稱，分別有：陸軍省被服本廠長 主計監 矢部潤一、佳冬信用組合〈圖三〉、陸軍二等主計正佐藤忠一、佳冬公學校職員生徒一同等。有的橫躺在地，有的當成茶桌的椅子〈圖四〉，沒有上面的石燈框。但在左側的雜石堆中還可見到一個半截的石燈框。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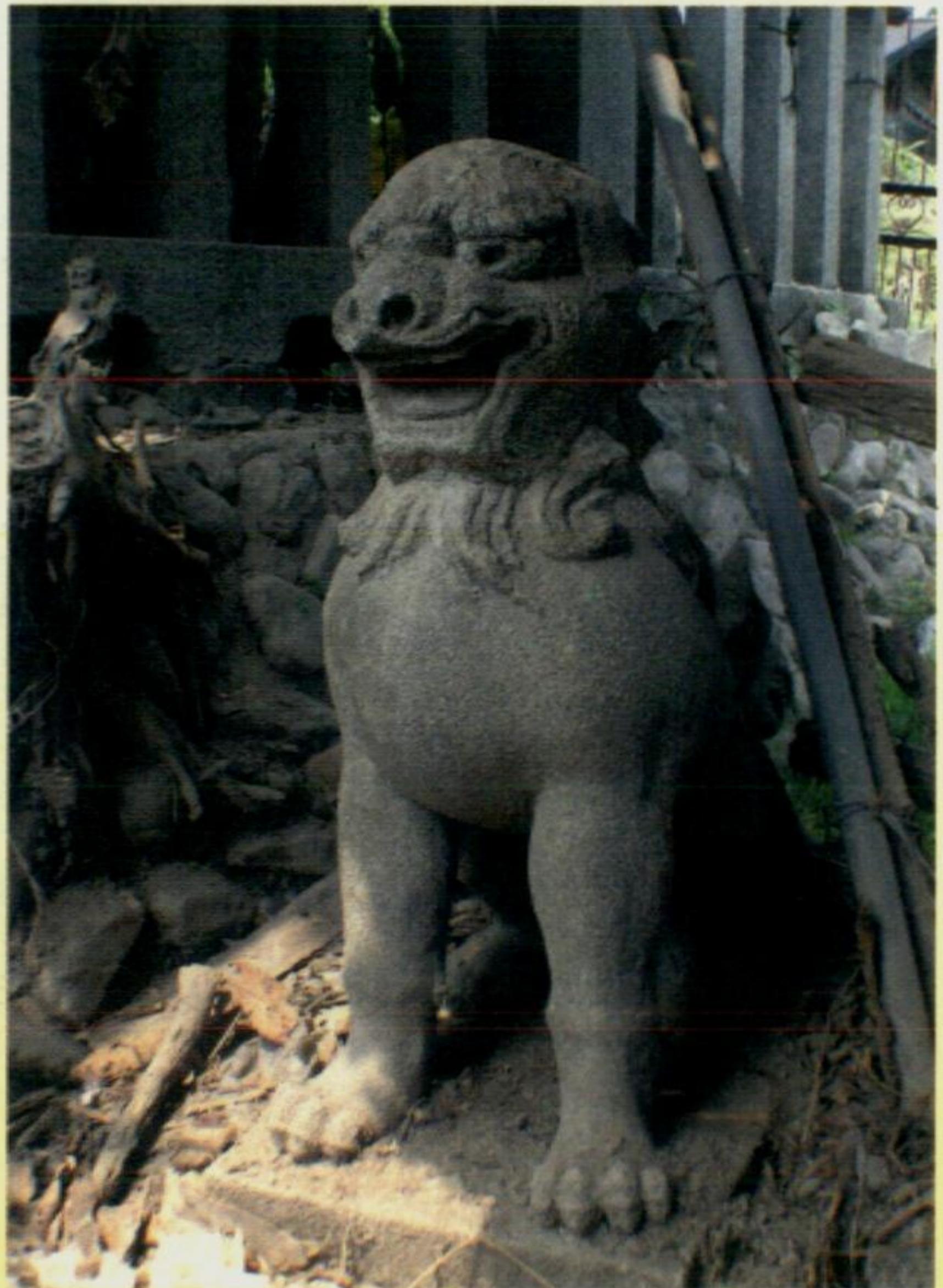


圖四



圖五/佳冬神社 蔡誌山轉拍自《佳冬國小百週年校慶相片展》

過了拱橋約80公尺，見到的是第二隻鳥居，現在只剩右邊的一根支柱，從老照片〈圖五〉中可以看出，當年該鳥居前有一對狛犬，兩隻是面相向而尾巴各向東西方，現在其中開口的一隻狛犬〈圖六〉，被藏匿在神社後面倒塌的木棚架內，有三隻狗在看守。另一隻據住在神社內現年76歲的陳先生說，當時這對狛犬被神社後



圖六



圖七

面的人家，要去當看門的獅子，當老一輩的過世後，被棄置於神社後木棚下，其中一隻被鄉內賴家村的人要去放置在工廠裡，至於工廠在哪裡他則不知道。神社狛犬的設立是做為神社

守護、除魔之用，開口的代表「阿」，閉口的代表「吽」，意表呼氣與吸氣，二者一體禁止邪氣進入。也有認為開口含珠的是公的，閉嘴的是母的。筆者鑽進去拍攝時同時將其整理，發現狛犬的耳朵稍有短缺，其他完好。又發現另一隻狛犬的尾巴被棄置在旁，洗石子的水泥尾巴可見到裸露的鋼筋〈圖七〉。在狛犬的左前方建有「社務所」，「幹務」住在那裡。從照片中還可以看出神職人員身著白衣，頭帶禮冠、手持玉版，為新人祈福後合照的照片〈圖八〉。

再往內走約22公尺，地上還有第三隻鳥居的圓柱子遺跡，鳥居寬度約220公分，從在神社拍照的結婚老照片中，可以看出，這隻鳥居起開始圍起鋼筋水泥柱的神域圍籬〈圖九〉，大約墊高40公分，用水泥和石頭砌成，範圍大約 $17 \times 25$ 公尺。再進去地上有塊 $3.7 \times 4$ 公尺的洗石子地板，這是當年拜殿所在，從老照片看出屬神明造的建築，屋頂千木交叉出屋脊，千木上



圖八/佳冬神社前的結婚照 蔡誌山轉拍自《佳冬國小百週年校慶相片展》



圖九

端呈水平，堅魚木6根〈偶數〉，明顯的標示出該神社供奉的是女神掛帥。如果千木上端呈垂直尖狀，堅魚木數量為奇數，則供奉的是男神。右邊還可以看到一棟建築物在神域圍籬的角落上，據陳先生說那是「祭器庫」，存放祭典使用的器具。在第三鳥居的右前方，原有一座「手水舍」，已被拆掉。從照片中亦可看出當



圖十

時神域內種植了很多龍柏和樟樹，但現在除了正殿旁一棵龍眼樹〈圖十〉外，其他的已杳無蹤跡。

再進去九階的台階，上面第四隻鳥居〈圖十一〉，小巧而精美，高約

2.2公尺、寬1.65公尺，圍著一塊約8.2x5公尺的高台，台的高度約175公分，台上的後段就是正殿，而正殿也是很迷你的，大約只有165x154公分這麼大，可惜只剩下底座的遺跡，不過可以看出週遭共圍了15枝柱子，這裡是不容許祭拜人員上來的，這一



圖十一



圖十二

層從結婚那張老照片和現地的圍籬遺跡〈圖十二〉，可以看出當時整個是密封起來的，顯得神秘莊嚴而神聖。

從最後的水泥柱圍籬起算到第一隻鳥居，大約140公尺，這神社的參道筆直且共分為四層，每遇鳥居則增高一層，第四隻鳥居則增最多。

為量實際距離再次實地走訪時，陳先生告知第二、三隻鳥居，是神社後面人家在十幾年前因建房屋，模板工人為出入的方便拆除掉的，第二隻鳥居在他的堅持下，留下了一根支柱。他還說在往佳冬農校路上的一戶人家，也搬去了兩座石燈；於是我們又前去探索，果然在人家院子裡門廳的前面發現兩座完



圖十三

整的石燈，一座刻有佳冬庄役場職員一同〈圖十三〉、另一座刻著佳冬信用組合，旁邊還有一個燈框，非常完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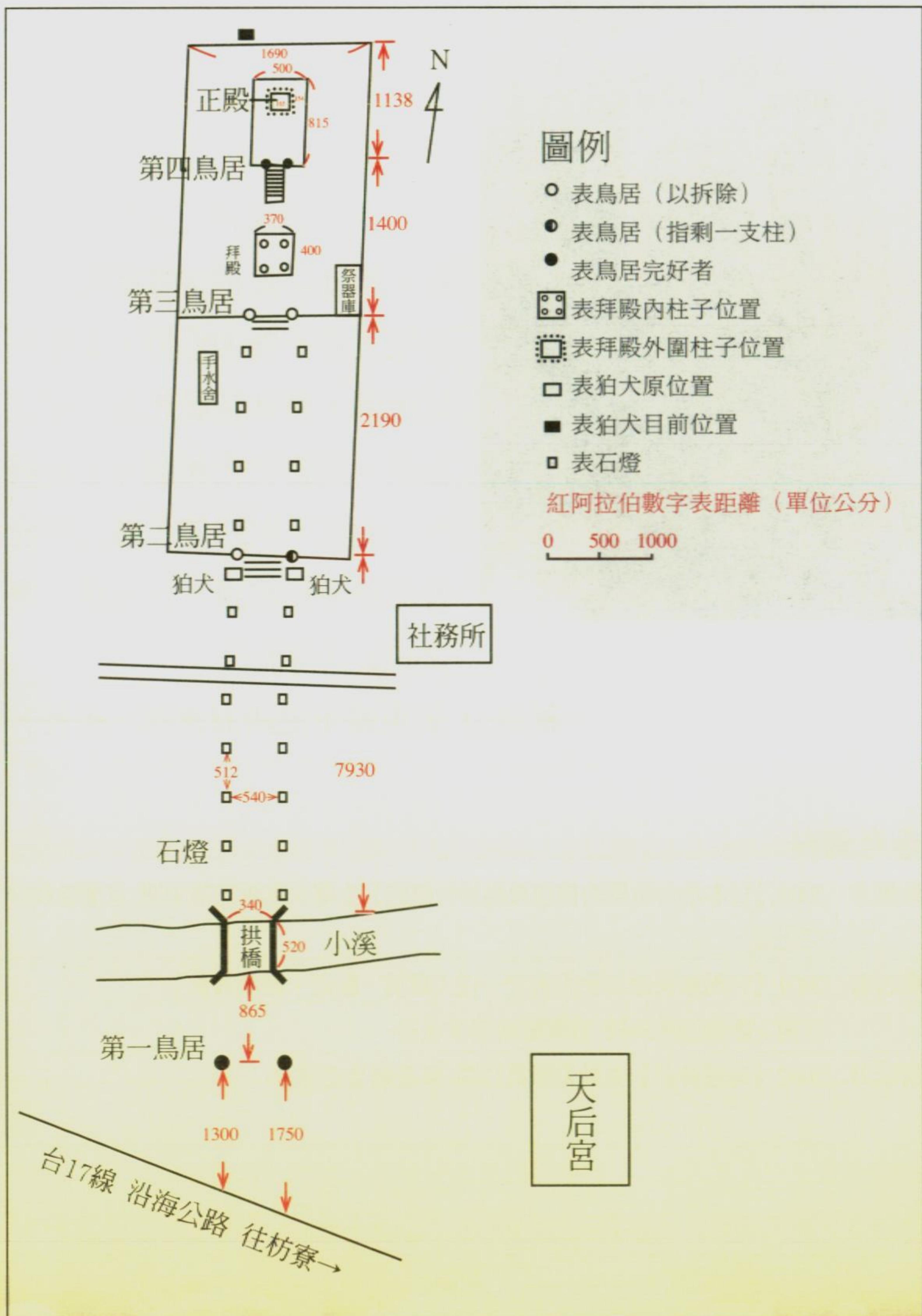
就已發現神社實物而言，佳冬神社可說相當豐富的，但在地人並不善加珍惜，如能好好復舊，將其裝置起來，成立古蹟，則對文化和觀光必有很大的助益，期盼佳冬鄉公所能善加整理和維護，以免讓這歷史的公共財流失。

（蔡誌山 屏東縣東港鎮海濱國小校長）

## 參考資料

- 蔡錦堂 2001【日本治台時期的神道教與神社建造】宜蘭文獻雜誌第50期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 賴志彰 2001【台灣殖民地神社的研究—從大環境、配置、建築談起】宜蘭文獻雜誌第50期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 蔡誌山 2002【東港神社】東港采風第12期 東港鎮文史學會

## 附：佳冬神社配置圖





# 花蓮縣日治時期 「玉里社」遺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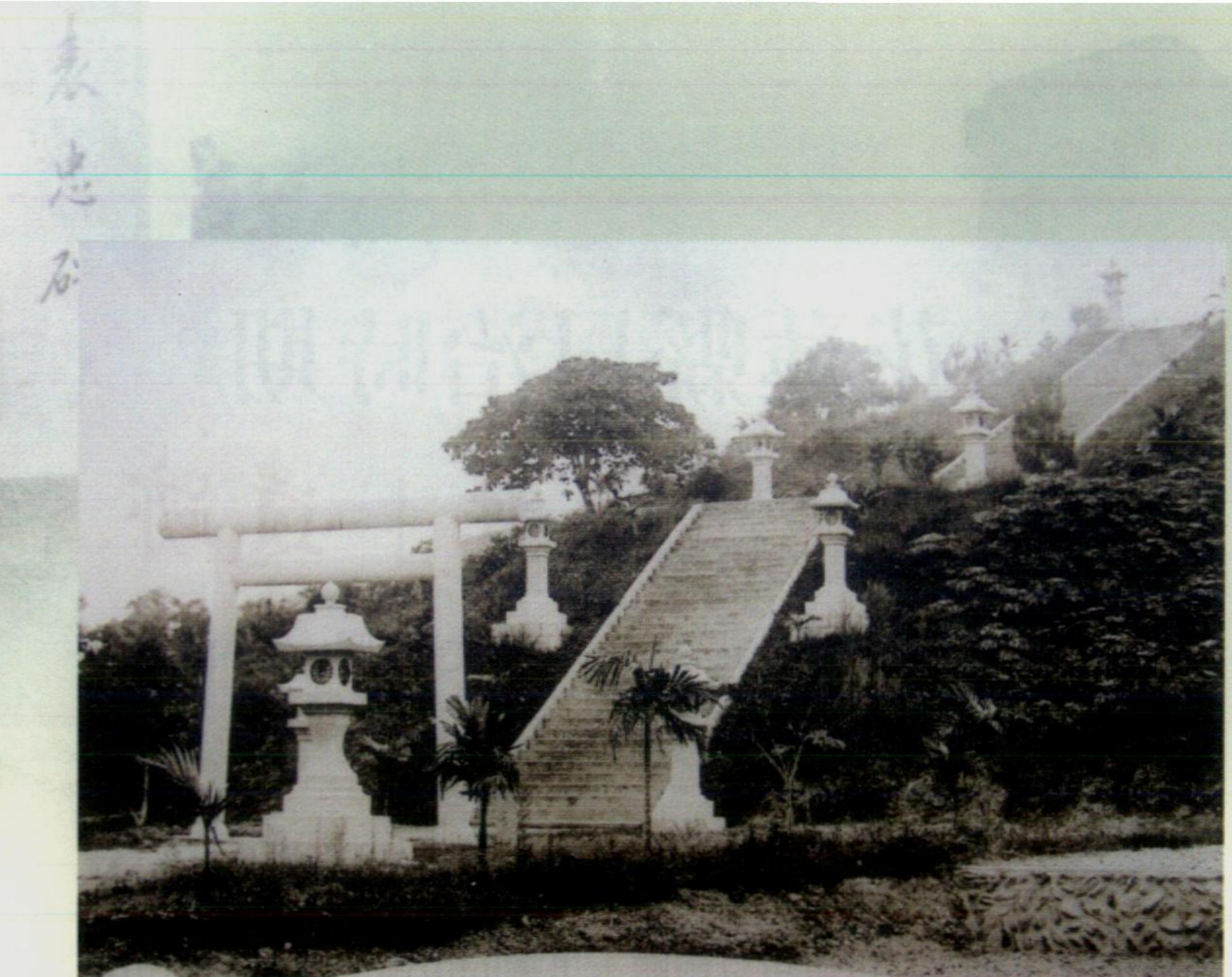
文・圖／潘繼道

「玉里社」座落於玉里鎮泰昌里西邊街21號窄巷子進去的中央山脈山麓，其位置可以俯瞰玉里鎮的市街，雖已遭到相當程度的毀損，但從現存的遺跡看來，當時整個神社的規模應該是相當的壯觀。

根據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編纂的《神社及社總覽》，玉里社屬於比「神社」層級低的「社」，於昭和3年（1928）10月22日舉行鎮座，其例祭日是每年的10月28日。<sup>1</sup>

而在昭和14年（1939）發行的《玉里郡要覽》中也記載：「很遺憾地雖然現在郡內沒有『神社』，但在『社』方面，則有玉里社、春日社（原稱「織羅社」）、觀音山社。除了天照皇大神外，都以三柱（三神，即大魂國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等造化三神）作為祭神，給當地居民精神教化上帶來好的影

<sup>1</sup>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神社及社總覽》（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33），頁21。



日治時期規模壯觀的玉里社（翻攝自 毛利之俊，《東臺灣展望》，臺東：東臺灣曉聲會，1933）



從玉里社俯瞰玉里平原（翻攝自 仲摩照久，《日本地理風俗大系》第十五卷，東京：新光社，1931）

響。其中，玉里社成為郡內全體住民崇敬的中心。」<sup>2</sup> 由於玉里距離花蓮港（今花蓮市）與臺東相當遠，約在100公里左右，因此，在當地並非由專門的神社神職人員來管理，而是由巡查等日本警察來負責神社的相關事務與監督。<sup>3</sup>

一進入窄巷，映入眼簾的是第一座鳥居，但面對它左邊的柱子已經成為民居的一部分，景觀相當奇特。通過第一座鳥居不久，即是第一段的36個石階，在其中間的左側，可見到名字遭水泥污損「饒永昌」所獻納（奉獻）的石燈籠；再往上即可見到小的平台。平台的右側部分，現在已經成為鴨寮的一部分，有一座石燈籠豎立在裡頭。接著打開當地居民所做的鐵絲網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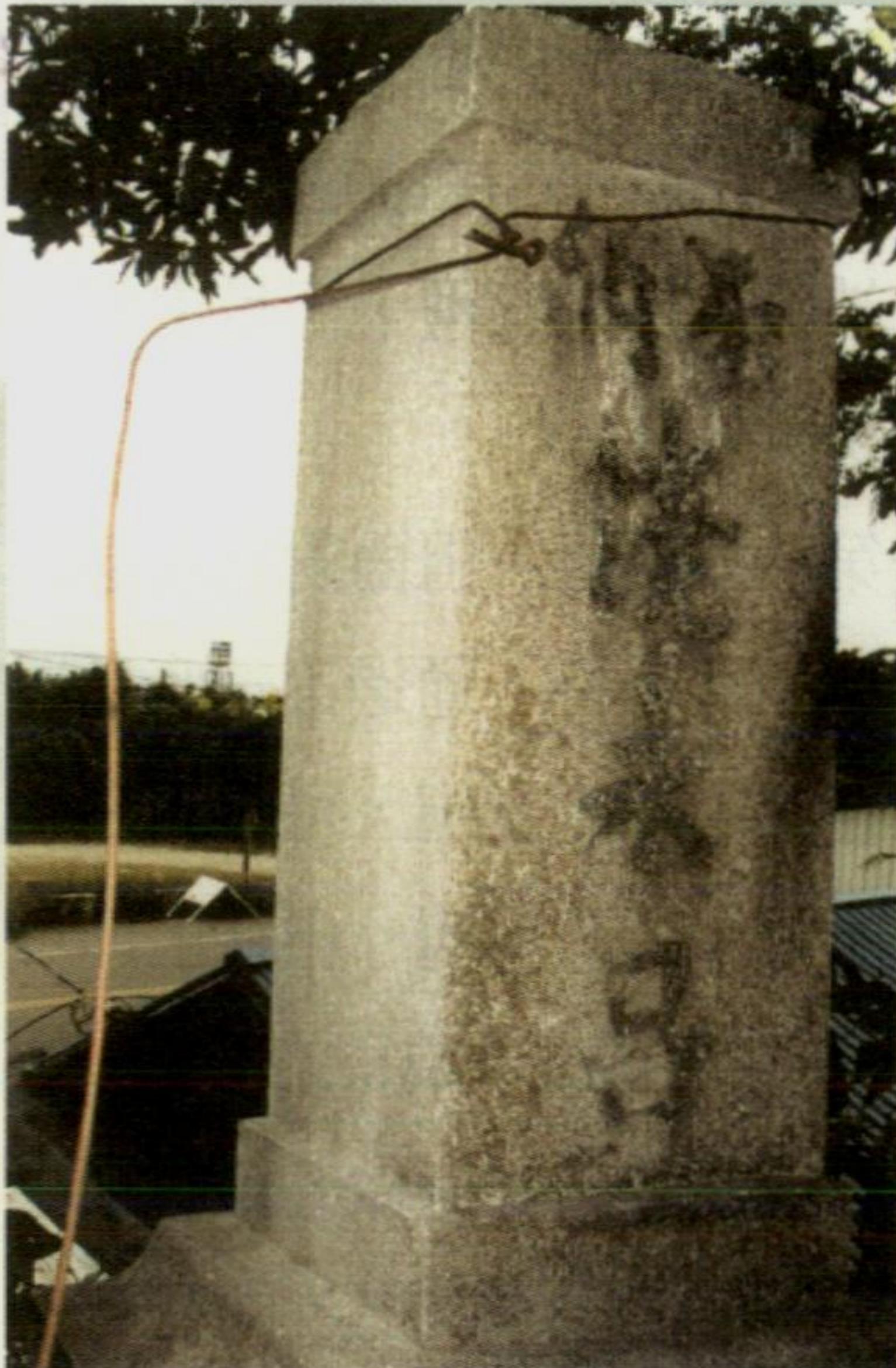
玉里西邊街窄巷中的第一座鳥居

門，則又有一段37個石階的參道，其上頭則可見到第二座鳥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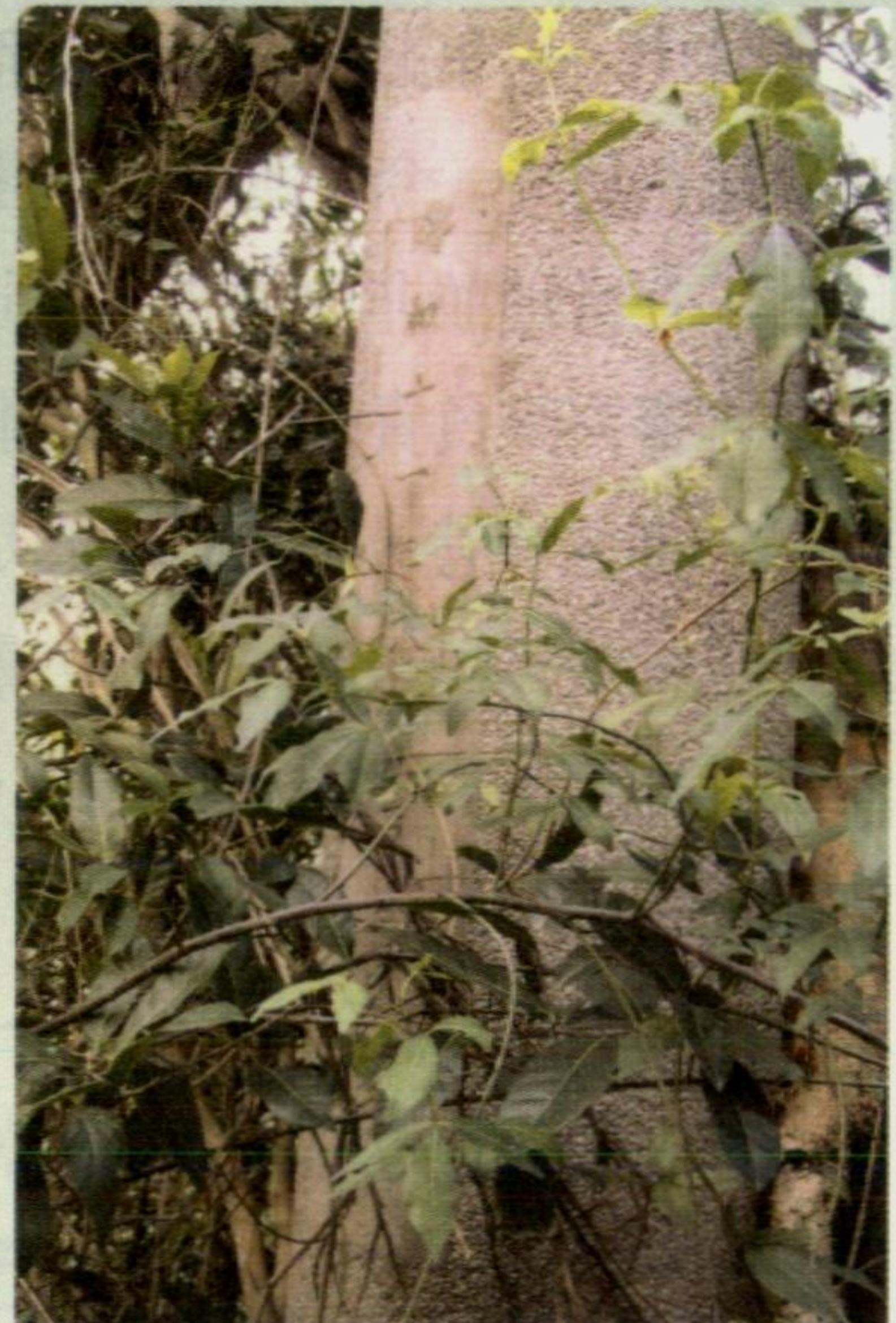
在第二座鳥居前後，可見到數座石燈

2 玉里郡役所，《玉里郡要覽》（花蓮：玉里郡役所，1939），頁11。

3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神社及社總覽》，頁21；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臺灣に於ける神社及宗教》（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1940），頁28；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臺灣に於ける神社及宗教》（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1943），頁32。



饒永昌所奉納的石燈籠



第2座鳥居刻有建照日期「昭和十一年八月吉日」

籠，有些已被破壞或是傾倒，但上頭仍可見到「筑豐會」、「三川會」奉納的刻字。由於第二座鳥居的周遭雜草叢生，甚至有將近一個人的高度，要再往前相當困難，因而無法找到當時正殿的位置。據說更裡面還有第三座鳥居，然後才是玉里社正殿位置的所在。

第二座鳥居仍完整地保留著，其柱子表面所刻的文字雖在戰後被水泥覆蓋、破壞，但仍舊可以辨識出來。在面對神社正面右側柱子的後方，依稀見到刻有建造日期「昭和十一年八月吉日」，左邊後方則是寫著「東臺灣無盡株式會社」。



鳥居柱子後面的「東臺灣無盡株式會社」刻字遭水泥覆蓋

「筑豐會」、「三川會」可能是當時居住在玉里一帶日本人所組織團體的名稱，「筑豐會」可能是來自於日本九州的同鄉會。至於前面提到的饒永昌，根據鍾石若《躍進東臺灣》一書的記載，他於大正6年（1917）被日本當局任命為鳳林區長，大正11年（1922）總督府更頒授紳章給他。在實業界方面，他是鳳產製糖會社的社長，此外，他也在花蓮港電

氣會社、東臺灣新報、東臺灣無盡株式會社、鳳林信用組合中擔任重要職務，也曾被日本當局選為所得稅調查委員、米穀統制組合議員等。他對於地方公益事業及地方產業的開發貢獻非常大。<sup>4</sup>

而「東臺灣無盡株式會社」的本社設在今花蓮市，乃大正15年（1926）5月獲得總督府認可而創立的特殊與重要的金融機構。其以日治時期東臺灣的花蓮港、臺東兩廳為其營業區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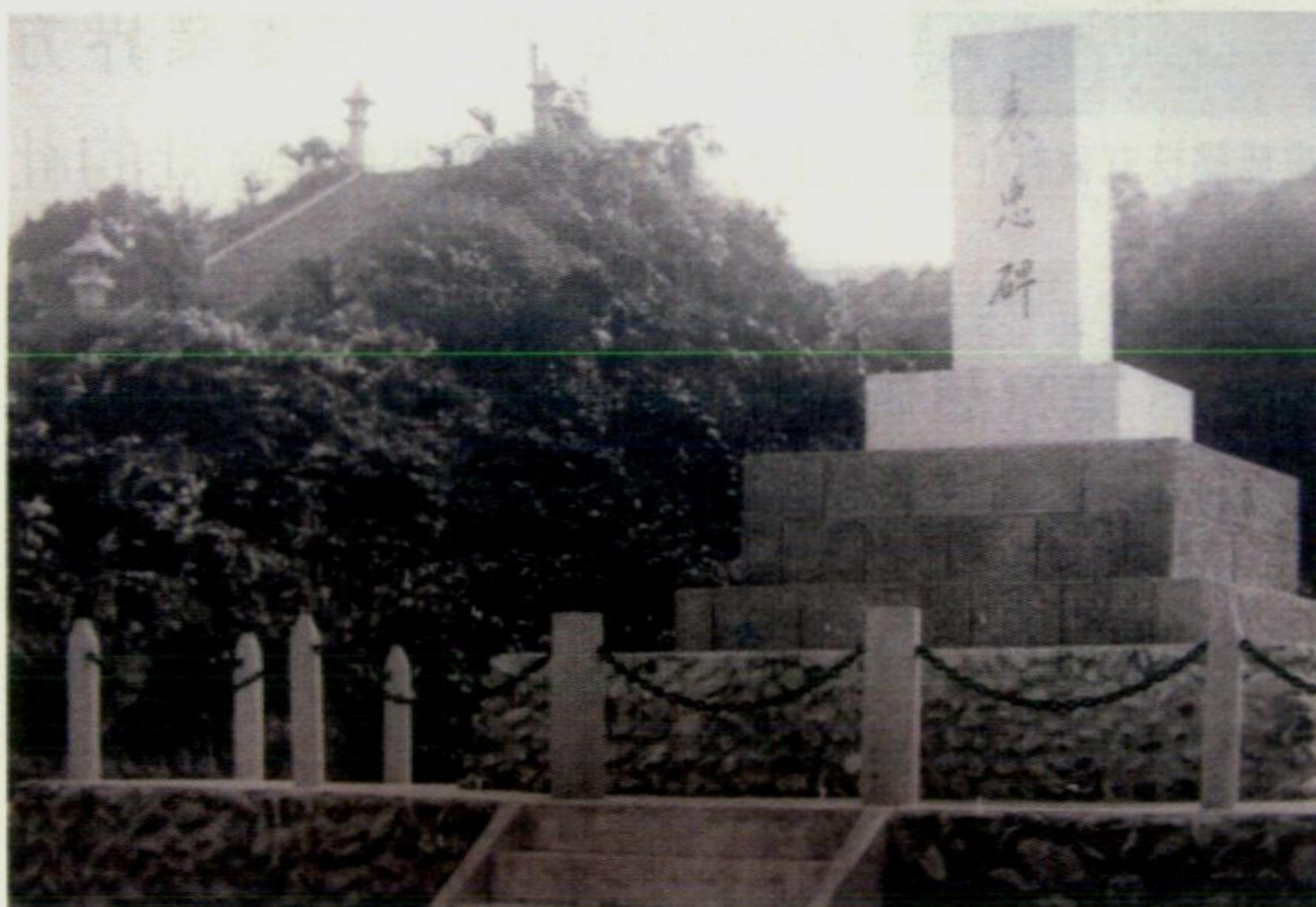
4 鍾石若，《躍進東臺灣》（臺東：臺灣公論社東部支部，1938），頁120。

其存在不只對地方產業的發展有非常大的貢獻，在對一般民衆的經濟生活方面，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sup>5</sup>

在過去重要場合、警察隊征伐附近布農族原住民，及男子受徵召服兵役、出征時，都會到玉里社祈福。在昭和14年10月12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就曾提到10月9日為了強化銃後（後方）後援週間行事，而於玉里社為受傷、生病的軍人舉行平安祈願，並祈禱出征軍人「武運長久」。<sup>6</sup>

另外，在面對玉里社入口的右前方，還保留一座「表忠碑」，其建立的目的乃為紀念、表彰因壓制強悍的原住民、遭瘴癟之氣感染，及為開拓「八通關越嶺道路」而殉職的日本警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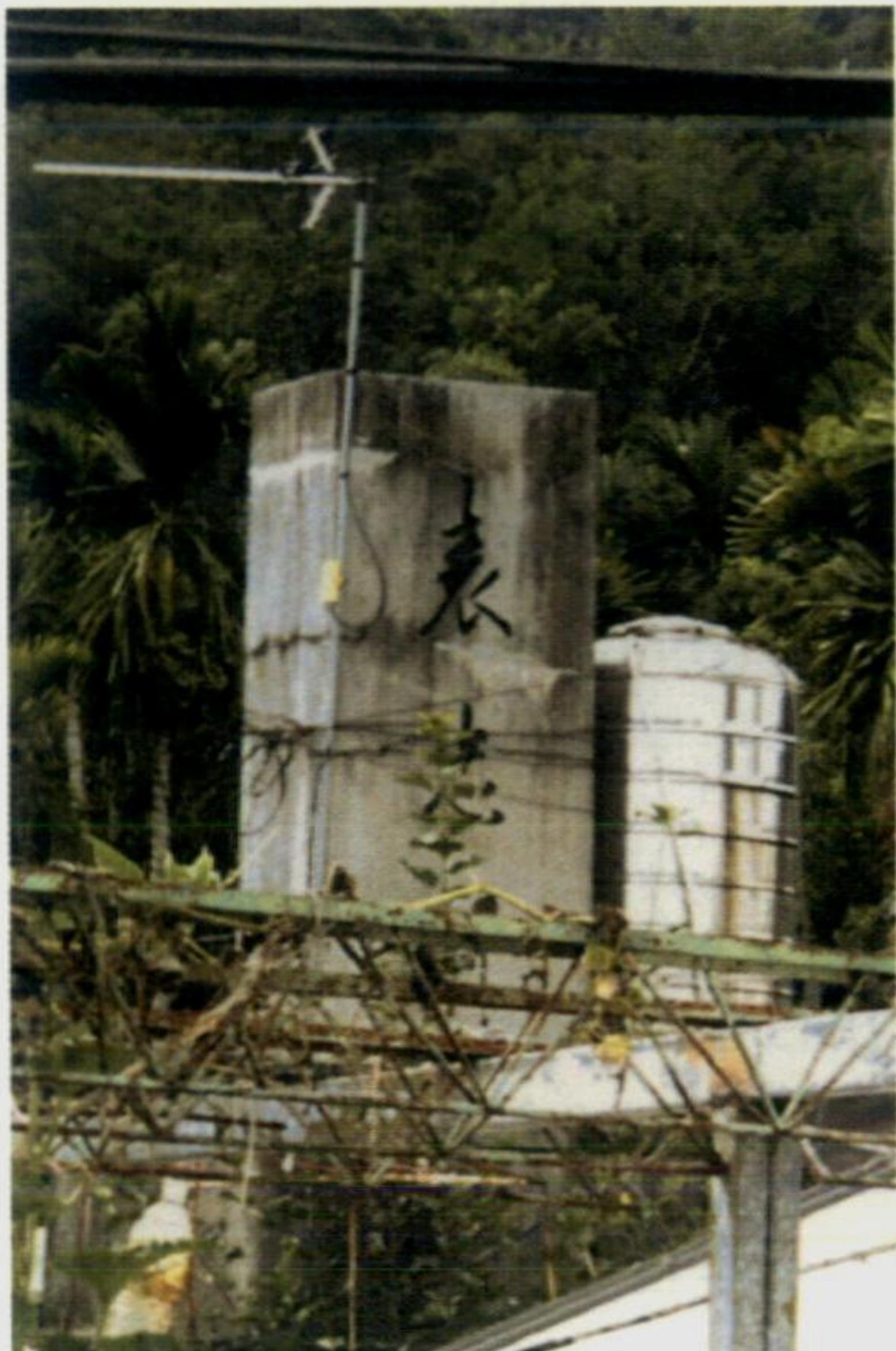
表忠碑連底座，原本有一層樓高，乃慰靈與感謝的象徵物，據說在當時看到祂的人，會自然而然地向祂低



面對玉里社入口右前方的「表忠碑」原貌（圖片出處同圖1）

<sup>5</sup> 〈内容の健實なる東臺灣無盡會社〉，《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10月2日。東臺灣無盡株式會社，即今日「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的前身之一。

<sup>6</sup> 〈玉里街祈願祭、九日同地神社で執行〉，《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10月12日。



玉里社前「表忠碑」現狀



「表忠碑」側面與砲彈狀石柱的殘跡

頭致敬。<sup>7</sup> 目前表忠碑與當地的民居結合在一起，仍矗立在花蓮縣鐵工業職業工會玉里聯絡處的正後方，旁邊還有一座小水塔相伴。

神社原本就帶有統治者教化的意味，透過神社的建築，傳遞敬神崇祖的精神，達到天皇神化、體現國家意識、穩固並統一民心的作用。<sup>8</sup> 日本當局期望藉由這樣的日式宗教化育臺灣

7 毛利之後，《東臺灣展望》（臺東：東臺灣晚聲會，1933），未編頁次。

8 黃士娟，〈日治時期臺灣宗教政策下之神社建築〉（中壢：私立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1998），頁1；蔡錦堂，〈第八十五回臺灣研究研討會演講記錄-日據時期臺灣之宗教政策〉，《臺灣風物》42卷4期（板橋：臺灣風物雜誌社，1992），頁109。

碑人，使之逐漸在精神上成為日本人，並於必要時能為日本帝國及天皇犧牲生命。而表忠碑所紀念、表彰的日本警察，對於原住民而言可能就是殺害、攻擊其先人的敵人、劊子手。

當然，異族統治、被殖民的過去對臺灣人來說，不是一件愉快的歷史經驗，但歷史就是歷史，應該完整地讓後代的子孫瞭解。不過據當地人說，破壞這些史蹟的並不是當地人，而是戰後來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官員及其所下達的命令。

神社石階、石燈籠、表忠碑的建造材料，大抵取自於臺灣；修建所使用的勞力，也應該是徵用自臺灣人的勞力；而神社正殿的主體，據說是檜木所搭蓋完成的，其材料無庸置疑地也是取自於臺灣的山林，這些建築物不正是日本帝國曾經統治與剝削臺灣資源與勞力的證據嗎？

歷史並不會因為隱瞞、抹殺、怨恨或破壞而消失，消失的只是我們可以賴以對話的證物而已，為何不以平常心來看待這些遺跡呢？藉由它們的存在，可以告訴我們子孫臺灣的過去，甚至可以規劃成為史蹟公園，成為鄉土教育最佳的場所，或是作為不同文化建築型式的教材。否則，只是讓後人見到破壞者對歷史文物保存的無知，與氣度的狹小罷了。

(潘繼道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 殞身松山機場的印度獨立志士 查德拉·鮑斯 (Subhas Chandra Bose)

文·圖／陳文添

殖民地的人民，不管其採行手段是溫和或是激烈，要追求出身地的獨立自主似乎就是生來不可避免的宿命。而身受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自也有可歌可泣追求自主的歷程。而就在日本宣布戰敗之後的第3天，有位終生為印度脫離英國殖民統治而奮鬥的志士，因空難殞身臺北松山機場這一事應該也有加以介紹的價值。

查德拉·鮑斯全名為Subhas Chandra Bose，1897年1月出生於英國殖民地印度上流家庭之中，且進入英國人小學校就讀，練就純正英語，卻也深刻體驗了人種差別的待遇。進入學風自由的中學之後，他發揮學識上的才能，取得極為優秀的成績，在古梵文及故鄉孟加拉語上更取得滿分的評價。在善感的青少年時期，英國在孟加拉不顧印度人的反對，強行採取依宗教不同進行分割統治的政策，激起孟加拉人的反感，讓不少原來的國大黨員走向激進，鮑斯亦為其中的一員，成為印度國大黨年輕的左派鬥士。中學畢業後，順利進入加爾各答大學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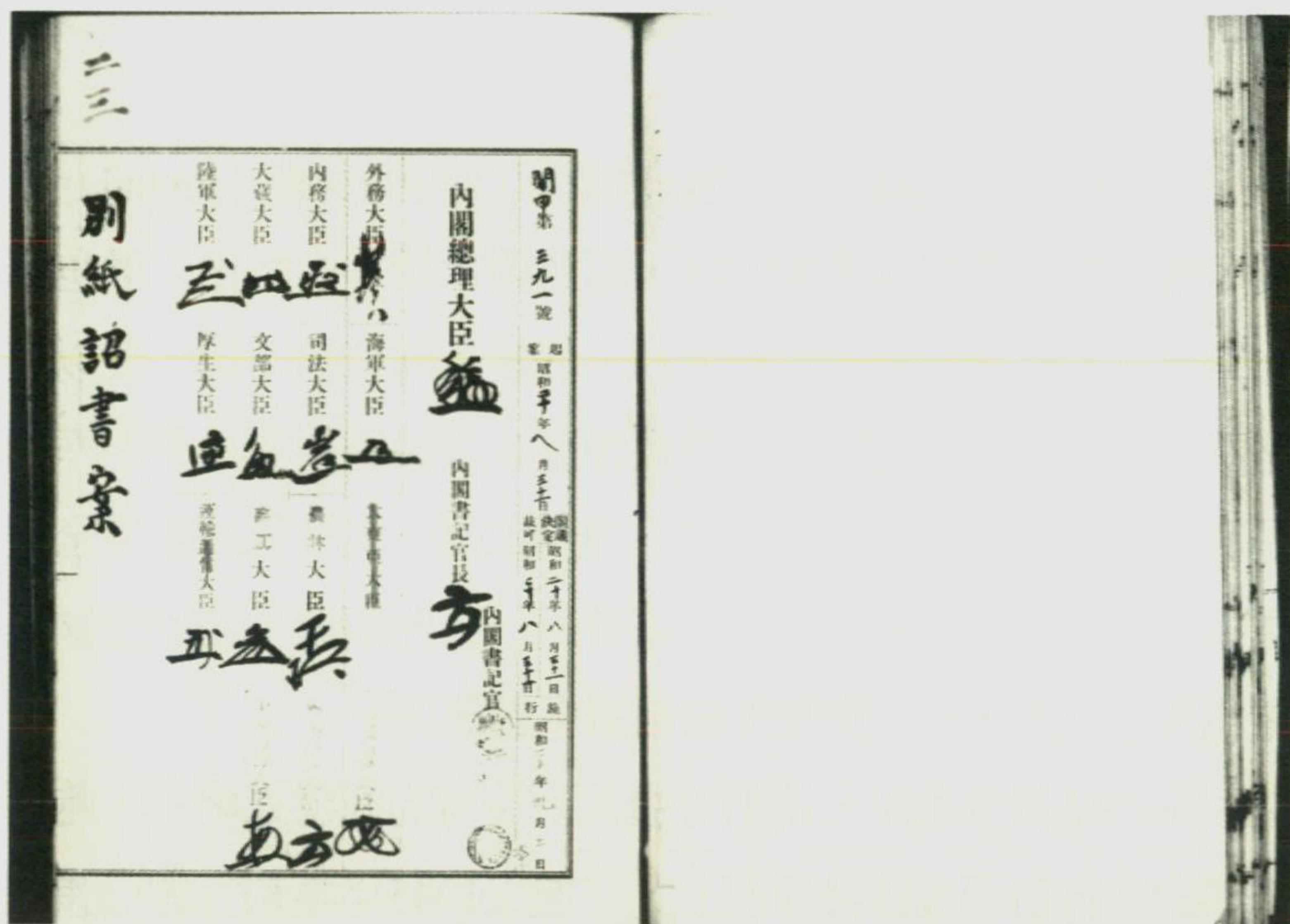
最高司令官  
文書 = 聲 = 代  
合國最高司令官  
陸海軍 = 對スル  
スヘキコトヲ 命  
切、條項並ニ  
發スル一般  
目民ニ對シ敵  
武器ヲ堵キ  
行セムコトヲ 命

期間發生學生毆打蔑視印度人英籍歷史學教授事件，他被視為煽動者而停學。復學之後努力進修，以極優異成績畢業。父母親不願他被視為激進派學生，乃勸他留學英國，取得高等文官資格再回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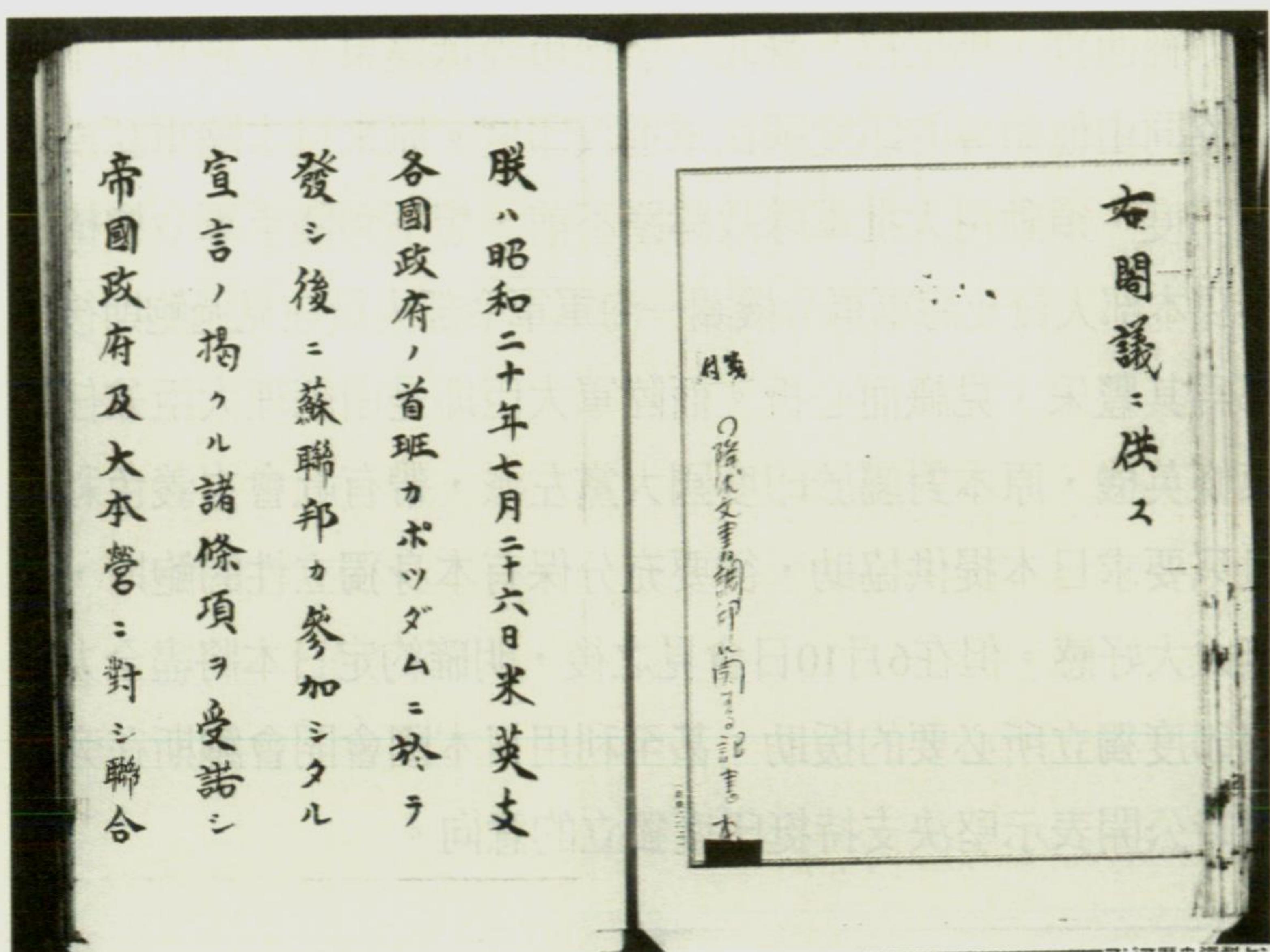
赴英後，在1920年9月他通過艱難的英國高等文官考試，但考慮未來將奉獻給印度大眾，不顧父親反對，決心不走上為官之道，在拒絕簽署任官令後，於1921年6月回印度，和推展「不合作運動」的甘地合作，也因之曾受牢獄之災。在第2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他於1941年偷偷的離開印度，取道陸路經由阿富汗、蘇聯逃亡到納粹德國。在德國境內編組由印度人組成的印度旅團，為了一圓建國之夢，因而和德國合作，他在柏林播出反對英國統治的廣播，在當時深具影響力。到了日軍席捲東南亞之後，亟思進軍印度，經由日本駐德大使館的居中聯絡，他決定和日本合作，在德國協助下回亞洲。

鮑斯是在1943年2月8日，由德國基爾軍港乘坐德國潛艇U-180號出發，白天潛行海底，夜間才浮出水面，但也要避免和同盟國船艦接觸。4月26日終於在安全航過好望角後，抵達非洲東南的馬達加斯加島外海，在此處和日本派出的潛艇取得聯絡，幾經苦難才於28日清晨，在沙魚群環視之中登上屬日本最大型的伊型第26號潛艇，整個行程共歷79天。5月初抵達蘇門答臘和在德國的舊識，此時已任職日本對英國殖民地印度獨立工作特別成立的特務機關一光機關的機關長山本敏陸軍大佐會面。之

後即經西貢、馬尼拉、臺北、濱松市等抵達東京，請求日本派兵協同由他領導的印度國民軍進攻印度。原來日本陸軍認為進攻印度，須動用大批軍隊故躊躇不前，想不到陸軍軍令機構的參謀本部人員及海軍軍令機關—海軍軍令部人員在見過鮑斯後，都為其豐采、見識而心折。而陸軍大臣即是由總理大臣兼任的東條英機，原本對屬於印度國大黨左派，帶有社會主義色彩，且只要求日本提供協助，卻要充分保有本身獨立性的鮑斯，並無太大好感。但在6月10日會見之後，明確約定日本將盡全力給與印度獨立所必要的援助，甚至利用日本國會開會鮑斯在旁旁聽時公開表示堅決支持挺印度獨立的意向。



日本昭和天皇命令簽署降書之詔書案，經內閣會議通過後，由天皇核定付諸實施。



日軍終於在1944年3月發動攻擊印度的英曼爾（Inphal）戰役，總指揮官是盧溝橋事變時，蓄意擴大紛爭的牟田口廉也第15軍司令官。初期戰役尚稱順利，但是後勤補給不繼，復以道路不良，在英印軍反擊之後遭致慘重人員裝備損失，更不幸的是發生師團長抗命的軍紀問題，後來15軍所屬3個師團長全遭更換，是日軍史上有名的不祥事件之一。鮑斯屬下的印度國民軍也傷亡慘重，多少影響他在組織中的聲望。

另外依據查德拉·鮑斯心腹人士沙海的回憶錄顯示，鮑斯領導的「自由印度臨時政府」，在進入1945年年初，即已預測日本將會戰敗，已極為秘密的和周遭政治勢力展開接觸，他們

國最高司令官カ提示シタル降伏文書ニ朕ニ代リ署名シ且聯合國最高司令官ノ指示ニ基キ陸海軍ニ對スル一般命令ヲ發スヘキコトヲ命シタリ朕ハ朕力行セムコトヲ命令入

選定的目標是蘇聯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最初想和在東京俄國大使館聯繫，被日本政府阻止，乃飛到越南，藉共產主義份子，和中國共產黨有了初步接觸。儘管日本帝國協助他領導的臨時政府，但是熟悉國際間複雜政治關係的鮑斯等人，他們絕不會把所有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裏。日本帝國於1943年11月，在東京召開「大東亞會議」，這當然是日本國策「大東亞共榮圈」構想下的產物，日軍占領下的緬甸、菲律賓、泰國等都派代表參加，鮑斯則是以觀察員身分與會。他最怕的是印度被納入日本帝國主掌的「大東亞共榮圈」內，自然也不願意自己所領導的政治組織被視為是日本帝國的傀儡政權。也因之戰時日本設

在緬甸的特務組織「藤原機關」、「光機關」的成員之一，擔任日方和鮑斯等人聯絡人的國塚一乘氏就曾經說過：「狡猾的鮑斯，他在大東亞會議召開期間，他就拜訪散住各處出席會議的各國代表，詢問日本的戰爭能力以及統治占領地的能力等，結果他預料日本要取得最後勝利是不可能的，所以決定迅速推展印度獨立的作戰。」鮑斯也曾表示日本有不少優秀的軍人、技術人員，但是很遺憾，卻未擁有具國際性宏觀角度的政治家，對此日本或許必須承擔致命性的打擊。

在1945年8月11日，鮑斯間接聽到日本政府可能決定投降的消息之後，他在緬甸緊急召開自由印度臨時政府內閣會議，以協商日後的行動，鮑斯由臨時政府派遣到東京和日本政府進行協議。8月15日早上由緬甸出發，中途經曼谷更在新加坡換機。在此地，他向日本南方軍總司令寺內壽一大將請求協助派飛機到俄國，並承寺內好意，改乘坐戰爭初期大出鋒頭的97式重轟炸機出航，同乘者大都是日本陸軍高級軍官。8月17日停留西貢，大約於8月18日下午2時抵達當時名為臺北空港的松山機場，在此處用餐及添加油料耗時約30分鐘後起，想不到，在起飛後不出數分鐘，卻突然發生震耳欲聾的大響聲，隨即飛機從空中由機首先著地後爆炸。鮑斯因為重轟炸機墜地時，油槽就落在他身旁爆炸燃燒，雖然趕緊從機身裂縫中逃了出來，但已滿身浴火，負第3級重度灼傷了。機場人員雖立刻將受傷的一行人送到市內的陸軍醫院南門分院，因傷勢過重鮑斯本人到這天晚上

8時就逝世了。同行的最高級日本軍官為陸軍中將名為四手井綱正，是日本陸軍研究戰爭史專家，著作「戰爭史概觀」，為他在陸軍大學時的講義資料。歷任在滿州第1方面軍參謀長、94師團長、緬甸方面軍參謀長諸要職。戰爭結束前不久的7月29日才被發表為關東軍總參謀副長，概以他夙和關東軍有淵源，緬甸局勢已不可為，為增強滿州防衛體制所採取的人事策略吧，可惜尚未完成赴滿州報到即中途殉職。

鮑斯遺體在臺北火化後被送到東京，迄今仍未能安葬故土。現在日本東京都的杉並區青梅街道附近的蓮光寺中，在大雄寶殿內安放有高約70公分的金色寶塔，其中就存放著鮑斯的遺骨。原本該寺住持認為不久之後就會由印度派遣軍艦來迎回遺骨，卻想不到一隔一甲子，遺骨伴隨鮑斯銅像仍停放寺內。這橫隔其中最大原因就是鮑斯死亡的謎團。具傳奇性人物，一般都認為不會那麼快逝世，另外在印度執政多時的國大黨，鮑斯後來和其分道揚鑣應該也是原因之一。但印度政府確曾在戰後陸續三次派出調查團，以解鮑斯生死之謎，日本政府也已將在松山機場尋獲包括珠寶在內的遺物交還印度調查團。自然調查團也曾來臺灣，只是在我國似乎並未引起太大的注意，但無論如何還是期待一代人物鮑斯遺骨能儘快回歸故國。

（陳文添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約聘研究員）

（本文撰寫時，曾得到檜山幸夫教授所提供之資料，謹此致謝。）



# 繩索繫萬物— 打索仔

文／黃宏森 圖／邱滿英

繩索的使用，古有所謂「結繩以記事」。在早期農耕社會，鐵製品、塑膠製品不普遍，手工繩索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用品。其使用的地方，小處從日常生活捆綁物品、外出的行李、貨物的運送、農耕上盛裝稻谷的挑擔、牽引牛軛的牛繩、乃至人造竹筒橋都可見繩索的蹤跡，繩索與一般人民生活的土農工商、食衣住行都有著密切的關係。

惟隨著科技的發達，與化學製品的普遍運用，現代人多習慣使用塑膠製品，塑繩、人造纖維早已替代早期使用的繩索。惟現代的塑膠製品，缺乏鄉土、人文感情的融入，我們可以發現塑膠製品用完之後即被隨意丟棄，造成環保公害。現代人對於早期使用的手工繩，其製作的工具、材料與製作的流程早已遺忘，甚至生產的器具多已不復存在，只能從記憶中回想古早製作手工繩的情景。

對於這一即將消失的行業，筆者有幸參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消失的古早行業口述採訪計畫」，透過南庄鄉公所的引介，

得以在95年5月中旬採訪南庄鄉員林村5鄰32號的鍾光金先生，並由鍾光金先生、鍾彭路妹女士、吳才怡先生、劉世宏先生、廖高春先生現場表演古早繩索製作過程。茲將此口述採訪記錄如次。

採訪時間：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四月二十七、五月十七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地點：苗栗縣南庄鄉員林村5鄰32號

採訪者：黃宏森、邱滿英

受訪者：鍾金光先生

## 一、古早麻繩製作使用的情形

我家是務農種稻，在早期農村社會，鐵製品、塑膠製品不普遍，手工麻繩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用品，日常生活捆綁物品、農耕上盛裝稻谷的挑擔、牽引牛軛的牛繩幾乎都會用到。麻繩製作需要三位人手操作，幾乎每戶農家或二、三戶農家共同必備的打索器具。

## 二、製作麻繩的材料

古早繩索製作的材料多為瓊麻、黃麻、月桃。瓊麻屬龍舌蘭科，原產於中美洲，為多年生草本纖維作物。有二變種，一為綠葉種，一為白葉種，台灣栽培係屬綠葉種。瓊麻具有多肉

質劍形葉片，纖維豐富不吸水性，麻質堅韌優良、故可製為水中用之繩索。瓊麻的種植，台灣恆春半島丘陵綿瓦、土壤貧瘠，丘陵地區多栽植瓊麻，以供採纖製繩，殆至人造纖維問世，麻繩漸為尼龍繩取代。

黃麻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為熱帶及亞熱帶特用農作物，莖皮部富含纖維，最初用途是在紡織織布，也曾大量製成麻袋、麻衣等，更是平地農民製作繩索的主要材料。月桃，屬熱帶植物，常見於南部山地，葉鞘材質柔軟。早年沒尼龍繩，綿線又貴，沿海定置網、拋錨繩、牽罟的罟繩都用月桃做成。在製作上，首先將瓊麻、黃麻剝絲曬乾，或將月桃莖(梗)搗破浸水曬乾以便儲存，之後要製作繩索時，取出浸水使得製繩時方便隨絞繩器的運轉轉動。



黃麻絲



月桃

### 三、麻繩製作的器具

古早繩索製作器具，為木製之器具，由馬凳、前絞操作板、轉軸器、羊頭器、牽引分合器及後絞器等六項部份組成：

#### (一)馬凳

馬凳是一隻長條型厚實木製的長板凳，為一般家庭使用的長板凳。製作繩索時，將前絞操作板裝置於馬凳上，一人跨座於板凳上，以搖轉絞繩轉軸器。

#### (二)前絞操作板

操作板為一長約31公分、寬約49公分直條型的木製板具。操作板上半部中間部份中空，上方、左、右二邊各鑽直徑1公分的小洞，以崁入轉軸器；操作板下半部留長18.5公分、寬4.5公分之中空位置，將其安裝於馬凳。



板凳接上前絞操作板



前絞操作板

### (三)轉軸器

轉軸器為ㄅ型的三支曲軸組成，曲軸前端鑽孔插上小插梢以固定並轉動繩索，所有轉軸都穿過操作板，以固定在操作板上執行製繩的工作。



已固定於板凳的轉軸器與羊頭



搖轉羊頭：將三股單股麻繩結合為一股堅固的索仔

### (四)羊頭

羊頭，又稱控制器，羊頭為羊頭狀的木器，其上鑽有三孔接納轉軸器。二股或三股製成的繩索，透過羊頭的轉動，同步控制轉軸器，帶動三股繩，結合成一股。羊頭轉動速度的快慢，影響繩索的紮實度與勻稱度。

## (五)牽引分合器

牽引分合器為圓錐型的木器，上寬下窄，分合器外緣有鑿

空三個約半徑1公分的溝槽。透過分合器的作用，將配合前絞羊頭及後絞的轉動，將分離較細之二股或三股繩索結合成一股較粗且耐用的繩索。

## (六)後絞器

後絞器是一長條型的木器，長約118公分，在約三分之一處，鑽有小洞，裝上



牽引分合器



牽引分合器操作的情形

轉軸器。後絞器係在完成單股繩索之後，透過牽引分合器將先前製作好的三股單繩，配合羊頭的轉動(與羊頭反方向轉動)，



後絞器

合併成一條較堅固、完整的繩索。經過後絞牽引完成的繩索，直徑較粗，也越堅實耐用。

#### 四、麻繩製作流程

古早手工繩索製作的流程，需要三個人操作，一位跨座馬凳搖轉轉軸器及羊頭，一人站在中間接麻繩與牽引分合器，一位站在後端持後絞器，所以古有諺語「做索仔得生三個兒子，才做得成」。麻繩的製作可以分成以下幾個步驟：

##### (一)準備材料：

先將瓊麻剝絲曬乾，或將月桃莖(梗)搗破浸水曬乾以便儲存，之後要製作繩索時，取出浸水使得製繩時方便隨絞繩器的運轉轉動。

##### (二)將前絞操作板套入馬凳。

##### (三)將插梢崁入馬凳與操作板間以固定馬凳與操作板。

##### (四)將三支轉軸器裝於操作板。

##### (五)將瓊麻絲或月桃樹徑絲繫於轉軸器。一人轉動轉軸器，一

人接瓊麻絲，做成單股麻繩。

(六)將三股麻繩一端繫於轉軸器，套上羊頭；將牽引分合器牽引三股麻繩繫於後絞器；同步反方向轉動羊頭與後絞器，將三股繩索結合成一股。



將前絞操作板套入馬凳

(七)將結合成一股的繩索於兩端編製收尾打結繫緊，一條粗壯的繩索就此完成。



套上單股瓊麻絲、轉動單股轉軸器



一面轉動轉軸器一面接繩



第三股麻繩製作完成收尾



使用簽引分合器將三股單繩合為一股



將三股繩結合為一股麻繩時取下麻繩一端的轉軸器插梢



麻繩一端編製完成後，取下另一端編織收尾



受訪者合影

本文受訪者鍾光金先生(右三)、鍾彭路妹女士(右二)、吳才怡先生(左三)、劉世宏先生(左二)、廖高春先生(左四)等現場表演繩索製作過程，右一為採訪者黃宏森

(黃宏森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秘書  
邱滿英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專員)

# 臺灣文獻

別冊  
18

歷史的 · 鄉土的 · 趣味的

編輯委員 / 溫振華 戴寶村 林美容  
謝嘉梁 林金田 蕭富隆  
劉澤民 陳文添 林文龍

發行人 / 謝嘉梁

總編輯 / 林金田

主編 / 陳聰民

編輯 / 簡秀昭 李榮聰

美術設計 / 川磊印刷 黃淑貞 黃鈺晴

出版者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地址 / 540-43南投市光明一路252號

電話 / 049-2316881-403.407(分機)

傳真 / 049-2329649

郵撥帳號 / 212171761

戶名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電子信箱 / twhc@mail.th.gov.tw

印刷者 / 財政部印刷廠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

本刊園地公開，所載言論僅代表作者個人

本刊圖文，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TAIWAN HISTORICA

◎本冊隨《臺灣文獻》季刊第五十七卷第三期發行 附贈